

T 2516/1938(37)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37

卷之五

卷之五
八
十
十
四
三
二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0/9/43	52/48/17	82/4/79	51/50/13	50/28/29	73/19/68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82/4/79	51/50/13	50/28/29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史緯卷八十二

晉書十

列傳

閻續

續伯異人可敬事烈而文亦佳宋李太伯極稱閻續且以為從前未有道及之者與余論最合

閻續字續伯巴西人為太傅楊駿舍人轉安復令駿之誅也

方况第

續棄官歸要駿故主簿潘岳等共葬之駿從弟模告武陵王

澹將表殺之眾咸懼而逃續獨葬駿而去河間王顥引為西

戎校尉司馬有功封平樂鄉侯愍懷太子廢續輿棺詣闕上

書理太子之寃曰伏見赦文及榜下前太子適手疏竊為驚

愕自古以來臣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也幸賴天慈全其首



頌臣伏念適生于聖父而至此者由長養深宮沉淪富貴受
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郡吏率取膏粱鐘鼎之
家希有寒門儒素如衛綰周文石奮疎廣洗馬舍人亦無汲
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案古典太子居以
士禮與國人齒以此明先王欲令知先賤然後乃貴自頃東
宮亦微太盛所以致敗也非但東宮歷觀諸王師友文學皆
豪族力能得者師非龔遂王陽能以道訓友無亮直三益之
節官以文學爲名實不讀書但共鮮衣好馬縱酒高會嬉遊
博奕豈有切磋能相長益五字公族陵遲以此歎息今適
可以爲戒恐其被斥棄五字如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昔戾太

子無狀稱兵距命而壺關三老上書及田千秋之言猶曰子
弄父兵罪應笞耳漢武感悟之築思子之臺今適無狀言語
悖逆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爲輕于戾太子尚可禁持重選
保傅如司空張華道德深遠乃心忠誠以爲之師光祿大夫
劉寔寒苦自立終始不衰以爲之保尚書僕射裴頌明允恭
肅體道居正以爲之友置文學之選皆寒門孤宦以學行自
立及服勤更事名稱素聞者使與共處嚴直御史監護其家
絕貴戚子弟輕薄賓客如此左右前後莫非正人師傅文學
可令十日一講使共論議于前但道古今孝子事親忠臣事
君及思愆改過之義見聞善道庶幾可全昔太甲有罪放之

三年思庸克復爲殷明王。又魏明帝因母得罪廢爲平原侯。爲置家臣庶子。師友文學皆取正人。共相匡矯。事父以孝。因得嗣立。漢高皇帝數欲廢太子。後四皓爲師。子房爲傅。竟復成就前事。不忘後事之戒。孟軻有云。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由陛下驕適。使至于此。庶其受罪以來。堪自思改。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儲副大事。不宜空虛。宜爲大計。小復停留。先加嚴誨。依平原侯故事。若不悛改。棄之未晚也。臣素不經東宮情。不私適。念昔楚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臣嘗備近職。雖未得自結天日。慳慳之誠。實爲

國計。老母見臣爲表。乃爲臣卜卦云。書御卽死。妻子守臣。涕泣見止。臣獨以爲頻見拔擢。此恩難忘。唯當陳誠以死獻忠。輒具棺槨。伏須刑誅。書奏不省。及張華遇害。賈謐被誅。朝野震悚。纘獨撫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從。今果不免命也。夫過賈謐尸。此曰小兒亂國。誅其晚矣。皇太孫立。纘復上疏曰。臣前上書。訟太子之枉。不見省覽。昔壺關三老。陳衛太子之寃。而漢武築思子之臺。高廟令田千秋上書。託以鬼神之教。而孝武大感。位至丞相。乘車入殿。號曰車氏。恨臣精誠微薄。不能有感。竟使太子流離。沒命許宮。不意呂霍之變。復生于今日。向令陛下卽納臣言。不致此禍。天贊聖意。三公獻

謀庶人賜死、罪人斯得、太子以明、臣恨其晚、無所復及、詔書
慈悼、迎喪反葬、復其禮秩、誠副衆望、伏見詔書、建立太孫、斯
誠陛下上順先典、以安社稷、中慰太子寃魂之痛、下令萬國
心有所繫、追惟庶人所爲無狀、幾傾宗廟、賴相國太宰奉贄
聖意、以成神武、雖周誅二叔、漢掃諸呂、未足以喻、臣願陛下
因此大更釐改、以爲永制、禮置太子、居以上禮、與國人齒、爲
置官屬、皆如朋友、不純爲臣、旣使上壓奢望、以崇孝道、又令
不相嚴憚、易爲規正、昔漢武旣信奸讒、危害太子、復用望氣
之言、欲盡詔誅獄中囚、邴吉以皇孫在焉、閉門距命、後遂擁
護皇孫、督責乳母、卒至成人、立爲孝宣皇帝、苟志于忠、無往

不可、歷觀古人、雖不避死、亦由世教寬平、以成節義、吉雖距
詔、書宥而不責、自魏晉以來、用法太嚴、遲速之間、輒加誅斬、
一身伏法、猶可強爲、近世之誅、動輒滅門、昔呂后臨朝、肆意
無道、周昌相趙、三召其王、而昌不遣、先徵昌入、乃後召王、假
令如今、呂后必謂昌反、夷其三族、則誰敢復爲殺身成義者
哉、又漢高祖廢趙王張敖、其臣田叔、孟舒等十人、爲奴髡鉗
隨王、旦夕侍養、向使晉法、得容爲義、東宮之臣、有如周昌、固
護其王、得如邴吉、距詔不坐、則聖意必回、太子以安、如田叔
孟舒、侍從不罪、則左右侍養、姦凶毒藥、無緣得設、太子不夭
也、臣每責東宮臣、故無侍從者、後聞頗有於道路、望車拜辭、

亦未必世
說得可憐

說得可憐
可哭

而有司收付洛陽獄，奏科其罪，然後知臣故莫從，良有以也。又本置三率，盛其兵馬，所以宿衛防虞，而使者卒至，莫有警嚴，覆請審報者，此由恐畏滅族，今皇孫冲幼，去事多故，若有不虞，奸邪矯詐，宜開來防，著于令典。自今已後，諸有典廢倉卒，群臣皆得輒嚴，須錄詣殿前，面受口詔，然後為信。得同周昌不遣趙王，得如田叔、孟舒隨從，張敖不加罪責，亦永固儲副，以安後嗣之遠慮也。來事難知，往事可鑒，臣前見詹事裴權用心懇惻，舍人秦戢數上疏啓諫，謂宜褒贈裴權，以寵其魂，推尋表疏，如秦戢輩及司隸所奏，諸拜辭於道路者，明詔稱揚，使微異於衆，以勸為善，以獎將來也。續又陳今相國雖

已保傳東宮，至于旦夕訓誨輔導，出入宜選寒苦之士，忠貞清正如城門校尉梁柳、白衣朱冲者，以為少師、少傅，其侍臣以下文武將吏，勿復取盛戚豪門子弟。若吳太妃及賈郭之黨，如此之輩，生而富溢，不念修己，率多輕薄浮華，相驅放縱，皆非有所補益于儲君者也。可擇寒門素士，篤於學行者，以備官屬，輕其禮儀，使與古同，以收切磋之益。昔魏文帝之在東宮，徐幹、劉楨為友，文學相接，有如氣類；吳太子登，顧譚為友，諸葛恪為賓，卧同床帳，行則參乘，交如布衣，相呼以字，此則近代之明比也。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貴，不患人不敬畏，患於驕盈，不聞其過，不知稼穡之艱難耳。至於甚者，乃不知名

六畜可不勉哉。昔周公撻伯禽，冒參管不甯，聖考慈父，皆不傷恩。今不忍小相維持，令至闕失，頓相罪責，不亦誤哉。在禮太子朝夕視膳，昏定晨省，跪問安否，於情得盡。今五日一朝，於敬既簡，於恩亦疎，易致構間。故曰一朝不朝，其間容刀五日之制，起漢高祖身為天子，父為庶人，萬機事多，故闕敬愛耳。今主上臨朝，太子無事，專主孝養，宜改此制。文王世子篇曰：王季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安有逸豫五日一覲哉。續又陳今迎太子神柩，孤魂獨行，太孫幼冲，不可涉道，謂可遣却不必妃奉迎遠路，令其父衍隨行衛護。臣少時家門無裕，具嘗辛苦，以家觀國，固知太子有變，皇太子初見誣陷，臣求副監國

所告離婚
赤非太了
所嚮

詳觀續疏
宜減賈生
治安策載

欲依邴吉故事，距違來使，供養擁護，身親飲食醫藥，與足救危主者，以臣名資輕淺，不肯見與，世人見笑，謂為此職進退，惟谷有必死憂，臣獨以為苟全儲君，為賈氏所誅，甘心無悔。今監國御史直副，皆當三族侍衛，無狀實自宜然。臣謂小人不足具責，故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也是以聖王慎重其選。故河南尹向雄，昔能犯難葬故主鍾會，文帝嘉之，因拔顯用。至于先帝以為右率，如間之事，若得向雄之比，則豈可動哉。此二使者，罪止愚怯，亦非與謀，但可誅身，全其三族。如郭俶、郭斌，則於刑為當。又東宮監率亦宜妙選，忠直亮正，如向雄比。世俗淺薄，士無廉節，賈謐小

兒恃寵恣睢而淺中弱植之徒更相翕習故世號魯公二十
 四友又謚前見臣理太子表曰聞兒作此為健人皆為臣寒
 心潘岳繆徽皆謚父黨共相沉浮人士羞之今詔書暴揚其
 罪並皆遣出臣請葬但岳徽二十四人宜皆罷黜以肅風教
 朝廷善其忠烈擢為漢中太守趙王倫既葬續以車轍其冢
 張華兄子景徙漢中續表還之續不護細行而慷慨好大節
 卒年五十九

阮籍

阮籍字嗣宗瑀之子也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而
 喜怒不形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嗜

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兖州刺史王昶請與相
 見終日不開一言太尉蔣濟聞其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
 曰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英豪翹首俊賢抗足
 辭書始下以下走為首昔子夏在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
 鄒子處於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
 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為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道而
 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稱當乞迴謬恩以光清舉初濟恐籍
 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鄉親共喻之乃
 就吏後謝病歸曹爽輔政召為叅軍籍以病辭歲餘而爽誅
 八服其遠識宣帝為太傅命籍為從事中郎帝崩復為景帝

大司馬從事中郎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以酣飲爲常文帝欲爲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及文帝輔政籍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游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卽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鄣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復爲大將軍從事中郎籍聞步兵營厨人善釀乃求爲步兵校尉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按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美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

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旣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至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嘯如禮旣去或問楷凡往弔者哭客乃爲禮籍旣不哭君何爲哭楷曰籍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人宜以軌儀自居時人歎爲兩得籍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稽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賚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禮法之士疾之若讐而帝每保護之鄰家少婦有美色當醯沽酒籍嘗詣飲醉便卧其側籍旣不自嫌其夫亦不怪也

豎子指師
殆也

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有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虎牢山，望京邑而嘆。於是賦詩，卒年五十四。籍能屬文，初不留思，作咏懷詩八十餘篇，嘗于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畧終古及栖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其畧曰：世之所謂君子，唯法是修，惟理是克，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蝨之處禪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為吉兆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禪褶，自以為得

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群蝨處於禪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蝨之處禪中乎？此亦籍之胸懷本趣也。秦州刺史江夏李緒曰：昔侍坐於文王，時有三長吏臨辭出，王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侍坐衆賢，莫不稱善。王問：「必不得已於斯三者，何先？」或曰：「清固為本。」次復問，吾對曰：「必不得已，慎乃為大夫。清者不必慎，慎者必自清，亦猶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也。」王曰：「卿言得之。」可舉近世慎者誰乎？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連，僕射王公仲王曰：「如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思理玄遠，而未嘗

評論時事。臧否人物。可謂至慎矣。吾每思此言。以爲明誠。凡人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而至矣。子渾少慕通達。籍曰。仲容已豫吾流。汝不得復爾。咸字仲容。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游。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粲目。或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歷散騎常侍。山濤舉咸典選。曰。阮咸貞素寡欲。深識清濁。若在官人之職。必絕于時。郭奕高爽有識量。少所推先。見咸獨心醉焉。始有胡婢。咸幸之。姑當歸于夫家。初云留婢。旣而自從去。咸時方有客。聞之。遽借客馬追婢。旣及。與婢累騎而還。

咸妙解音律。不交人事。惟共親知。弦歌酣飲而已。與從子修特相善。每以得意爲歡。荀勗與咸論音律。遠不及咸。疾之。出補始平太守。卒。二子瞻孚。瞻字千里。清虛寡欲。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遇興而談。辭不足而旨有餘。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歎其恬澹。不可榮辱矣。司徒王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卽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東海王越鎮許昌。以瞻爲記室參軍。時王承謝鯤鄧攸俱在越府。越與瞻等書曰。聞之所入者淺。見之所得者深。是以閑

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如親承音旨。小兒毗既無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風。望諸君時以閑豫周旋，誨接瞻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忽有客通名詣瞻，談名理甚有才辨。良久及鬼神事，反覆甚苦。客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卽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意色大惡，歲餘病卒。孚字遙集，其母卽胡婢也。孚之生，其姑取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以爲字焉。琅琊王哀鎮廣陵，以孚爲長史。元帝曰：卿旣統軍府，郊壘多事，宜節飲。孚曰：竊以今王莅鎮，威風赫然，皇澤遐被，賊寇斂跡，正應端拱嘯咏，以樂當年耳。遷黃門侍郎，嘗以金貂換酒，爲所司

彈劾帝宥之。轉吏部尙書，帝大漸溫嶠，入受顧命，過孚要與同行。升車乃告之，孚不答，固求下車，嶠不許。垂至臺門，告嶠內迫，求暫下，便徒步還家。性好屐，或有詣之，正見自蠟屐，因嘆曰：未知一生當着幾量屐。神色閑暢，見者賞其高致。咸和初，拜丹陽尹。時太后臨朝，政出舅族，孚謂所親曰：今江東雖累世而年數實淺，主幼時艱，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亂將兆矣。遂苦求出，王導等以孚踈放，非京尹才，除廣州刺史。未至卒，尋而蘇峻作亂，籍從子修字宣子，性簡任，不修人事，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意有所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或至無言，但欣然相對，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

醉得是

飲雖當世。曷貴不肯顧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拜太子洗馬。為賊所害。籍族弟裕。字思曠。大將軍王敦辟為主簿。甚被知遇。裕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終日酣飲。以酒廢職。敦謂裕徒有虛譽。出為溧陽令。由是得違敦難。拜臨海太守。少時去職。復除東陽太守。以待中徵不就。遂還剡山。有肥遁之志。王羲之曰。阮公不驚寵辱。雖古之高士。何以過此。成帝崩。裕赴山陵。事畢。便還。裕審時流。必當追已。乃疾去。諸人相與逐之。至方山。不相及。劉惔歎曰。我入東。正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裕。嘗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為先。故終日靜默。而物自宗焉。在東山。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

真情實話

而不敢言。裕聞之。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命焚之。徵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加金紫光祿大夫。敦逼不就。御史中丞周閔奏裕及謝安違詔累載。應禁錮。終身詔書貫之。或問裕曰。子屢辭徵聘。而宰二郡。何耶。裕曰。吾屢辭王命。非敢為高也。少無宦情。兼拙于人事。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騁能。私計故耳。年六十二卒。

嵇康

嵇康字叔夜。譙郡人。其先姓奚。以避怨徙銍。銍有嵇山。因以命氏。康早孤。有奇才。身長七尺八寸。而土木形骸。不自修飾。人以為詭。章鳳姿。天質自然。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與魏

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好修養性服食之事。以爲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也。乃著養生論曰。自厚者所以喪其生。求益者所以至失其性。惟超然獨達。遺放世事。縱意於塵埃之表。爾與阮籍阮咸山濤向秀劉伶王戎相友善。共游竹林。世號爲竹林七賢焉。戎云。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康嘗採藥于汲郡北山中。見隱者孫登。康與之言。登默然不應。康臨去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君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得石髓如飴。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爲石。又于石室中見一卷素書。呼康往取。輒不見。烈嘆曰。叔夜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山濤爲選郎。舉康

自代。康與濤書告絕曰。聞足下欲以吾自代。雖事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也。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故爲足下陳其可不。老子莊周吾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受。不羞乘田。子文無欲。三爲令尹。是乃君子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淪。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知堯舜之治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君子百行。殊塗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入。出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意氣所先。亦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

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加少孤露。母兄驕恣。不涉經學。又讀老莊。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頽。任逸之性轉篤。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仇讐。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物情。闇于机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長也。仲尼不假蓋于子夏。護其短也。

近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彊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自卜已審。若道盡塗殫。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于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淒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疾。顧此恨恨。如何可言。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叙離濶。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意畢矣。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于相致。一旦迫之。必發狂疾。自非重讐。不至此也。旣以解足下。并以爲別。此書旣行。知其不可羈屈也。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後安爲兄巽所枉。訴繫獄。辭引證。遂收康。康慎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詩。

曰。嗟。余。薄。祐。少。遭。不。造。哀。焚。靡。識。越。在。襁。褓。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嬌。不。訓。不。師。爰。及。冠。帶。憑。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託。好。老。莊。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全。真。曰。子。不。敏。好。善。聞。人。子。玉。之。敗。屢。增。惟。塵。大。人。含。弘。藏。垢。懷。恥。人。之。多。僻。政。不。由。已。惟。此。福。心。顯。明。臧。否。感。悟。思。愆。恒。若。剝。痛。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慙。柳。惠。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慝。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閑。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咨。子。不。淑。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寔。山。頑。疎。理。弊。患。結。卒。致。囹。圄。對。答。鄙。訊。繫。此。幽。阻。寔。恥。訟。寃。時。不。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身。滄。浪。曷。云。能。補。雍。雍。鳴。雁。厲。翼。北。游。順。時。而。動。得。

意。忘。憂。嗟。我。憤。嘆。曾。莫。能。疇。事。與。願。違。邁。茲。淹。留。窮。達。有。命。求。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慎。安。親。保。榮。世。務。紛。紜。祇。攪。余。情。安。樂。必。誠。乃。終。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秀。子。獨。何。為。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心。焉。內。疚。庶。勗。將。來。無。馨。無。臭。採。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願。神。養。壽。初。康。居。貧。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圍。之。夏。月。與。向。秀。共。鍛。于。其。下。以。自。贍。給。潁。川。鍾。會。貴。公。也。有。才。辨。往。造。焉。康。不。禮。之。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及。是。言。于。帝。曰。嵇。康。卧。龍。也。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昔。齊。戮。華。士。魯。誅。

如此便不
周慎

少正卯誠以害時亂教，故聖賢去之。康安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所不宜容，可因釁除之。帝昵信會，遂并害之。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固靳之，廣陵散于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帝悟而恨焉。康嘗游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不言其姓氏，與康共談辭，致清辨，因索琴彈之，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囑不傳人。康善談理，能屬文，高情雅趣，率然玄遠，撰上古以來高士為之傳贊，欲友其人于千載也。

向秀

向秀字子期，河內人，清悟有遠識，好老莊之學。莊周著內外數十篇，歷世方士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也。秀乃為之隱解，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也。始秀欲作注，嵇康曰：「此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作樂耳。」及成，示康曰：「殊復勝不。」又與康論養生，辭難往復，蓋欲發康高致也。康善鍛，秀為之佐，相對欣然，傍若無人。復共呂安灌園于山陽。康既被誅，秀應本郡計入洛，乃作思舊賦云：「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嵇意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嵇博綜伎藝，于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泉，寒水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

寥亮追想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曰將命適于遠
京兮遂旋反以北徂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
野之蕭條兮自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跡兮歷窮巷之空
廬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于殷墟追昔以懷今兮心徘徊
以躊躇棟宇在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
歎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于
領會兮寄餘命于寸陰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佇
駕言其將邁兮故援翰以寫心後為散騎常侍在朝不任職
容迹而已卒官

劉伶

竹林七賢
劉伶之作
五言咏
山濤王戎
晉書嵇阮
向劉相次
而壽戎另
立傳亦延
之之意也

酒有何名
曰為生可
也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齊
萬物為心澹然少言不妄交游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
携手入林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
鍤而隨之曰死便埋我嘗渴甚求酒于其妻妻捐酒毀器涕
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伶曰善吾不能自禁唯當祝
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
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飲酒御肉
隗然復醉矣嘗大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臂奮拳而往伶徐
曰鷄肋不足以當尊拳其人笑而止伶雖陶兀昏放而机應
不差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其辭曰有大人先生

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局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幙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蜂起。先生于是方捧鬯承槽。銜盃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恍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睹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爲建威參軍卒。

謝鯤

謝鯤字幼輿。陽夏人。通簡有高識。不修威儀。太傅東海王越辟爲掾。坐事除名。于時名士王元阮修之徒。以鯤初登宰府。便至黜辱。爲之歎恨。鯤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莫不服其遠暢。隣家女有美色。鯤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爲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左將軍王敦引爲長史。以討杜弢功。封咸亭侯。鯤居身於可否之間。雖自處若穢。而動不累高。敦有不臣之迹。鯤知不可以道匡弼。乃不親政事。優游寄遇。卒歲而已。每與畢卓王尼阮放羊舅桓彝阮孚等縱酒。敦以其名高雅。相賓禮。常使至都。明帝在東宮。見之甚相親重。謂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

史綱 卷之八十二
如答曰、端委廟堂、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及敦將爲
逆、謂鯤曰、劉隗奸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
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也、敦怒、出鯤爲豫章太守、復留不遣、
逼與俱下、敦至都、問曰、近來人情何如、鯤曰、明公之舉、雖欲
匡正社稷、然悠悠之言、未達高義、周顛戴淵、南北人士之望、
舉而用之、群情帖然矣、時敦遣兵收周戴、而鯤弗知、怒曰、君
龕疎邪、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鯤聞之、愕然、若喪諸已、參
軍王嶠以敦誅顛諫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公戮諸名士、何
以自全、敦大怒、命斬嶠、時莫敢言者、鯤曰、嶠爲參軍、以獻替
被戮、不亦過乎、敦乃止、敦既誅害忠賢、稱疾不朝、將還武昌、

鯤曰、明公當朝天子、使君臣釋然、萬物之心乃服、敦曰、君能
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見宮省穆然、必無所虞、公若入
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于時、
竟不朝而去、是時宿望被禍、人士憂恐、而鯤推理安常、時進
正言、敦雖不悅、亦不之害、軍還、使之郡、位政清肅、百姓愛之、
尋卒、

胡母輔之

胡母輔之、字彥國、泰山人、爲樂安太守、與郡人光逸、晝夜酣
飲、不視郡事、常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騶王子博箕坐其傍、輔
之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之吾事則已、安復爲人使、輔

之因就與語歎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名見喜之擢爲功曹輔之正酣飲子謙之闕而厲聲曰彥國年老不得爲爾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歡笑呼入與共飲其放達如此

畢卓

畢卓字茂世新蔡人爲史部郎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史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于甕側致醉而去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盃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王尼字孝孫城陽人爲護軍府軍士胡毋輔之與王澄傅揚等屬洛陽令曹攄請解之攄以制旨辭輔之等賫羊酒詣護軍門護軍聞諸名士持羊酒來嚴以待客尼時給府養馬輔之等遂入坐馬廐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卽與尼長假東嬴公騰辟爲舍人不就時尙書何綏奢侈過度尼謂人曰綏居亂世矜豪乃爾禍將不久綏果爲東海王越所殺尼嘗詣越不拜越問其故尼因數其無輔相之能且云公負尼物越大驚曰寧有是尼曰昔楚人亡布謂令尹盜之今尼屋舍資財悉爲公軍人所畧尼受飢凍是亦明公之負也越大笑卽賜絹五十疋尼早喪婦有子無

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不安也父子俱餓死

羊粲

羊粲字祖延祐從孫也爲王敦右長史粲知敦不臣終日酣醉諷議而已敦以士望厚加禮遇不委以事故不涉其難敦敗爲丹陽尹時朝士相飾供饌粲在丹陽客來早者得住設日晏則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而不問貴賤時臨海太守羊固竟日美饌論者以固之豐腆乃不如粲之真率蘇峻作亂加前將軍守雲龍門王師敗績或勸粲避峻粲曰朝廷破敗吾安忍求生勒衆不動爲峻所害贈太常

光逸

光逸字孟祖樂安人初爲小吏縣令使逸送客冒雪凍濕還遇令不在逸解衣炙之入令被中卧令大怒逸曰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暫溫勢必凍死惜一被而殺人君子仁愛必不爾也故寢而不疑令奇而釋之後爲門亭長迎新令至京師胡母輔之詣令家望見逸曰彼似奇才便呼上車與談良久令怪客不入吏白與光逸語令大怒斥遣之輔之時爲太傅越從事中郎薦逸于越越以門寒不召後因宴會責輔之無所舉薦輔之曰前舉光逸公以非世家不召非不舉也越乃辟焉書到郡縣皆以爲誤審知是逸乃備禮遣之後避

亂渡江來依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曇桓彝
阮孚散髮裸裎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
便於戶外脫衣露頭于狗竇中窺之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
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舍晝夜時人謂之八
達元帝以爲給事中卒官

庾峻

庾峻字山甫鄆陵人武帝踐祚拜諫議大夫時風俗趣競禮
讓陵遲峻上疏曰臣聞黎庶之性人衆而賢寡設官分職則
官寡而賢衆爲賢衆而官多則妨化以無官而棄賢則廢道
是故聖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之士又

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猶人之有股肱心膂共爲
一體也山林之士被褐懷玉清劭足以抑貪退讓足以息鄙
斯其所以爲美也節雖離世而德合於主行雖詭朝而功同
於政先王嘉之故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几杖之禮旣廊
廟多賢才而野人亦不失爲君子此先王之弘也秦塞斯路
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於朝者商君謂之六竭韓非謂之五
蠹時不知德惟爵是聞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
爵傲其父兄漢祖反之任蕭曹以天下重四皓於南山以張
良之勲而叔孫班在其前蓋公之賤而曹叅諮之以政帝王
貴德於上世俗反本於下故田叔等十人漢廷臣無能出其

右者而未嘗干祿於時以釋之之貴結王生之襪於朝而其
名愈重自非君相貴德尙賢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乎夫不
革百王之弊徒救一時之急文士競智而務入武夫恃力而
爭先官高矣而意未滿功報矣其求不已又國無隨才任官
之制俗少難進易退之節雖無功而不肯下已負敗而復見
用是以普天之下先競而後讓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大人
溺於流俗執政撓於羣言衡石爲之失平清濁安可復分昔
者先生患一時之計將爲後來之弊是故功成必改其物業
定必易其教雖以爵祿使下臣無貪陵之行雖以甲兵定功
主無窮武之悔也臣以爲古者大夫七十懸車今自非元功

國老三司上才可聽七十致仕則士無懷祿之嫌矣其父母
八十可聽終養則子有事親之孝矣人主進人以禮退人以
禮人臣亦量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去官潔如
貢禹冠一免而不著及知止如王孫知足如疏廣雖去列位
而居東野與人父言依於慈與人子言依於孝此其出言合
於國檢立行彰於本朝去勢如脫屣路人爲之歎息辭寵如
斷金庸夫爲之興行是故先王許之而聖人貴之夫人性之
陵上猶水之趨下也益而不已必決升而不已必困始於匹
夫行義不敦終於皇輿爲之敗績固不可不慎也下人并心
進趣上宜風以退讓退讓不可以刑罰使莫若聽朝士時時

象之注疏
原是竊求
自然要露
本相

從志山林往往間出無使入者不得復出往者不能復反然後出處交泰時靡有爭天下可得而化矣二子珉、斲、珉字子珉、歷散騎常侍懷帝沒於劉淵珉從在平陽淵大會因使帝行酒珉悲憤號哭賊惡之並遇害謚曰貞斲字子嵩為陳留相斲見王室多難知終嬰禍乃著意賦以豁情衍賈誼之服鳥也參東海王越太傅軍事河南郭象好老莊斲善之每日郭子玄何必減庾子嵩象後為太傅主簿任事尚勢斲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矣時劉輿見任于越人士多為所構惟斲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越令就假錢千萬異其有吝因此可罪之越于衆坐中

問斲斲頽然已醉憤墮机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有二千萬隨公所取矣越甚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輿於是乃服為石勒所害峻弟純字謀甫歷中書令河南尹封關內侯純以賈充姦佞與任斲共出充鎮關中充既不行嘗宴朝士而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嘗為伍伯充之先為市魁故以此相譏充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為壽何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發怒曰賈充天下克克由爾一人充曰充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克克純曰高貴鄉公何在

純此言所
傷者大

衆因罷坐、充左右欲執純、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佑之、因得出、充慚怒、上表解職、純懼、上印綬自劾、詔免純官、以純父老、不求供養、使據禮典、正其臧否、齊王攸議曰、禮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按純父年八十一、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廢侍養、純不求供養、其于禮律、未有違也、司徒石苞議、純榮官忘親、惡聞格言、不忠不孝、宜削爵土、司徒西曹掾劉斌、以爲人倫之教、以忠孝爲主、忠故不忘其君、孝故不忘其親、若孝必專於色養、則明君不得而臣、忠必不顧其親、則父母不得而子也、是以爲臣者、必以義斷其恩、爲子者、必以情割其義、在朝則從君之命、在家則隨父之制、然後君父

西曹掾乃
與司徒異
能
議今人不

兩濟忠孝、各行純兄峻、以父老求歸、詔不見聽、峻不得歸、無得歸之理、近遼東太守孫和、廣漢太守鄧良、皆有老母、良無兄弟、授之遠郡、辛苦自歸、皆不見聽、純近爲京兆父、在界內、時得定省、禮年八十一、子不從政、純有兄弟三人、在家不爲違禮、又今年九十、乃聽悉歸、今純父未九十、不爲犯令、旣免其官、又削爵土、愚以爲非禮也、詔曰、近世以來、多爲貴重、順意卑賤、深文非持平也、今議責庾純、酗于酒德、疑賈公亦醉、若其不醉、終不于百客之中、責以不去官、供養也大晉依聖人典禮、制臣子出處之宜、若親八十、皆當歸養、亦不獨純也、所以免純者、當爲將來沈湎之戒耳、齊王劉掾議當矣、復

以純爲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後將軍荀爽于朝會中、奏純前坐不孝、免黜、不宜升進、侍中甄德曰、孝以顯親、爲大詔赦、純前愆、擢爲近侍、兼掌教官、而後將軍爽、敢以私議、貶奪公論、誣罔朝廷、宜加貶黜、爽坐免官、初、爽與純俱爲大將軍、所辟、取整麗車服、純率素而已、爽以爲愧、至是毀純、爽旣免黜、純往、憫勉之、時人稱其通恕、轉尚書、卒、子爽、字允臧、爲博士、齊王攸就國、下禮官議、崇錫之物、勇與博士太叔廣等曰、書稱帝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大晉龍興、隆唐虞之化、今吳會已平、詔大司馬齊王出統方嶽、遂撫其國、昔周之選建明德、以左右王室也、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及召

芮、畢、毛諸國、皆入居公卿大夫之位、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輕也、漢氏諸侯王位尊勢重、在丞相三公上、其入贊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國、亦不復假台司、虛名爲隆寵也、昔申無宇曰、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又曰、親不在外、羈不在內、叔向有言、公室將卑、其枝葉先落、公族公室之本而去之、諺所謂芘焉而縱、尋斧柯者也、今使齊王賢邪、則不宜以母弟之親、出居外藩、不賢邪、不宜大啓土宇、儀表東海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爲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京師二千餘里、非聖王親親賢賢之意也、武帝以博士不答所問、答所不問、大怒、事下有司、尚書朱整、褚碧等、奏請收爽等

褚君劉頌
亦正人也
見武帝之
怒遂失其
所守愧夏
秋歲多矣

付廷尉科罪廷尉劉頌劾專等大不敬棄市論尚書又請報
聽廷尉行刑尚書夏侯駿謂朱整曰國家乃欲誅諫臣官立
八座正爲此時卿可共駁正之整不從駿怒起曰非所望也
乃獨爲駁議左僕射魏舒右僕射下邳王晃等從駿議奏留
中七日乃詔專等除名後數歲起專爲國子祭酒

皇甫謐

皇甫謐字士安嵩曾孫也出後叔父年二十猶不好學嘗得
瓜果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
汝今年餘二十日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
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擇鄰教有所闕

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
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帶經而農遂
博綜百家之言沉靜寡欲有高尙之志以著述爲務自號立
晏先生謐以爲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
樂堯舜之道作立守論曰或謂謐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
之所惡何故委形待終窮而不變乎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
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飢寒不贍其誰知乎謐
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所必全者形也所不可犯者疾病也
若擾形損命安得而存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
康彊猶不堪况乎弱且病也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

常得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而擾神耗精者與夫生爲人所不知死爲人所不惜至矣暗聾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今一人死而號者以爲損也一人生而笑者以爲益也然則號笑又何損益于生死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壞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立乎損益之外則我全矣遂不仕耽翫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謚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况命之修短分定懸天乎叔父有子謚遂還本宗城陽太守梁柳謚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謚餞之謚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

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非吾心所安也秦始受禪辟召三十七人同命之士莫不畢至或賜爵關內侯惟謚稱疾不行鄉親勸令應命謚爲釋勸論以通志武帝下詔敦逼不已謚上疏自稱草莽臣曰陛下披榛採蘭并收蒿艾臣惟頑蒙備食首粟猶識華封擊壤之樂宜赴京城稱壽闕下而小人無良致災速禍久嬰篤疾軀半不仁辛苦荼毒七年于茲隆冬裸袒嘗暑煩悶于今困劣救命呼噏父兄見出妻息長訣仰迫天威扶輿就道所苦加焉不任進路委身待罪伏枕歎息竊聞同命之士咸以畢到唯臣疾疢抱纍床蓐雖貪明時懼斃路隅臣聞上有明聖之主下有輸實之民

此則可晒

朝貴致功之臣野美全志之士唯陛下留神垂恕更旌瓌俊、索築于傳巖收釣于渭濱無令泥滓有濁清流歲餘又舉賢、良方正不起上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雖羸疾披閱、不怠因服寒食散委頓不倫悲恚叩刃欲自殺叔母諭之而、止濟陰太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贄為煩請罷其禮幣詔、從之謚聞而歎曰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而以議歷代之、制其可乎夫束帛芟芟易之明義玄纁之贄自古之舊也故、孔子稱席上之珍以待聘若殷湯之于伊尹文王之于太公、或身即莘野或就載渭濱唯恐禮之不重豈吝其煩費哉且、六禮不備貞女心之况命士乎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

禮棄禮失賢于此乎在矣咸寧初又詔以謚為太子中庶子、謚固辭疾篤尋復徵為議郎又詔補著作郎並不應著論為、葬送之制名曰篤終曰玄晏先生以為有存必有亡天地之、定理也故禮六十歲制至于九十各有等差防終以素豈流、俗之多忌哉吾年雖未六十然嬰疾彌紀仍遭喪難神氣損、劣困頓者數矣常懼天隕不期慮終無素是以畧陳至懷夫、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遁人之死也魂無不之故氣屬于天窮體反真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體與氣升降靈爽之精也尸不久寄與土合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之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

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真，故桓魋石椁，不如速朽。季孫璵，瑯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爲華元不臣，王孫親土，漢書以爲始皇不若。如令魂必有知，則黃泉之親死多于生，必將備其器物，用待亡者，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而啓奸心，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爲棺槨，厚備器物，無異于埋金路隅，而書表于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或剖破棺椁，或牽曳形骸，或剝臂捋金環，或捫腸求珠玉，焚如之刑，不痛于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無有不發之墓也。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設棺槨，不加纏斂，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殯含之物，一皆絕

之。吾本欲露形入阬，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理難。今故狎爲之制，奢不石槨，儉不露形，氣絕之後，便卽時服幅巾，故衣以遽條裹尸，麻約二頭，置尸床上，擇不毛之地，穿阬，深十尺，長一丈五尺，廣六尺，阬訖，舉床就阬，去牀下尸，平生之物，皆不自隨，遽條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無種樹木，形骸與后土同體，魂爽與元氣合靈，真篤愛之至也。若亡有前後，不得附葬，附葬自周公來，非古制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何必周禮，無問師工，無信卜筮，無拘俗言，無張神坐，無朝夕上食，禮不墓祭，但月朔於家，設席以祭，百日而止，臨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

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地下，魂而有靈，長為恨鬼。死誓難違，幸無改焉。竟不仕卒，年六十八。子方回，少遵父操，有文才。永嘉初，以博士徵，不起。避亂荊州，閉戶閑居，未嘗入城府。蠶而後衣，耕而後食。南土人士咸尊敬之。刺史陶侃每造之，著素士服，望門下車而進。王敦遷侃為廣州，侃將詣敦。方回曰：「足下新破杜弢，功莫與二，欲無危得乎？」侃不從。敦果欲殺侃，王廙至荊州，大失物情，百姓叛迎杜弢，廙大行誅戮，以方回為侃所敬，責其不來詣，已收斬之。荆土莫不流涕。

方回知敦之忌侃而不知廙之害已，君子自盡而已，死生命也。

史籍卷八十二終

史籍卷八十三

晉書十一

列傳

摯虞

摯虞，字仲洽，長安人。作思游賦，有曰：「運可期兮不可思，道可知兮不可為。求之者勞兮，欲之者惑。信天任命兮，理乃自得。」舉賢良。武帝策問曰：「頃日食正陽，水旱為災，將何所修以變大眚？及法令有不宜於今，為公私所患苦者，皆何事？其畧言之。」虞對曰：「臣聞古之聖明，原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末。故憂法度之不當，而不憂人物之失所；憂人物之失所，而不憂災害。」

之流行誠以法得于此則物理于彼人和於下則災消於上其有日月之眚水旱之災則反聽內視求其所由遠觀諸物近驗諸身以求其故則天人之情可得而見咎徵之至可得而救也若推之於物則無忤求之於身則無尤萬物理順內外咸宜而日月錯行天厲不戒此則陰陽之事非吉凶所在也期運度數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能爲其亦振廩散滯貳食省用而已矣是故誠遇期運則雖陶唐殷湯有所不變苟非期運則宋衛之君列侯之相猶能有感唯陛下審其所由以盡其理則天下幸甚擢爲太子舍人補尚書郎將作大匠陳勰擲地得古尺尙書奏今尺長于古尺宜以古爲正潘岳

以爲習用已久不宜復改駁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備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算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則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今尺長于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曆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垂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絀闕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典同律度量衡成周之制謹權量審法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

服喪而言
者多不言
重難於服
喪乃云無
服喪之文
附會極矣
漢文以來
不能終三

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有少而難變，亦有改而致煩，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當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為宜如所奏。元皇后崩，杜預奏諒闇之制，乃自上古，是以高宗無服喪之文，而文唯稱不言。漢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降，既虞為節，皇太子與國為體，理宜釋服。卒哭便除，虞答預書曰：唐稱遇密殷，云諒闇各舉事以為名，非既葬有殊降。周室以來，謂之喪服。喪服者，以服表喪。今帝者一日萬机，太子監撫之重，以

宜奪禮葬，訖除服。變制通理，垂典將來，何必附之於古。使老儒致爭哉。皇太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朞，詔博士議。虞曰：太子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從之。遷衛尉卿。從惠帝幸長安，東軍來迎，百官奔散，遂流離鄠杜之間，轉入南山中，糧絕饑甚，拾橡實而食之。後還洛，歷太常卿。洛京荒亂，虞素清貧，遂以餒卒。虞善觀玄象，嘗謂友人曰：今天下方亂，避亂之地，其唯涼州乎。時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辨，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

束皙

束皙，字廣微，元城人。漢疏廣之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

難田改姓焉。哲博學多聞，與兄璆俱知名。察孝廉，舉茂材，皆不就。太康中，郡界大旱，哲爲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衆爲作歌曰：束先生通神明，禱三日甘雨霖。黍以育，稷以成，何以報願。長生哲性沉退，不慕榮利。作玄居，釋曰：昔元一既啓，兩儀肇立，離光夜隱，望舒晝戢。物從性之所安，士樂志之所執。或依巖岫以幽栖，或排蘭闥而求入。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集。雖其軌迹不同，而道無貴賤。稷契奮庸以宣道，巢由洗耳以避禪。同垂不朽之稱，俱入賢者之流。何必貪與二人爲群，而恥爲七人之疇乎。周漢中衰，時難自託。福兆旣開，患端亦作。朝游巍峩之宮，夕墜崢嶸之壑。晝笑夜嘆，晨華暮落。是以諱

登朝而競赴林薄，或毀名自污，或不食其祿。比從政于匣筭之龜，譬官者於郊廟之犢。今大晉熙隆，六合寧靜。蜂蠆止毒，熊羆輟猛。五刑勿用，八紘備整。主無驕肆之怒，臣無蒼纓之請。上下相安，率禮從道。禍戮可以情恕，寵祿可以順保。且夫進無險懼而寂寞之務者，率其性也。兩可俱是而舍彼趣此者，從其志也。蓋無爲可以解天下之紛澹，泊可以救國家之急當。何者？事有所窮，陳策者言有不入。翟璜不能迴西鄰之寇，平勃不能止如意之立。千木卧而秦師退，四皓起而戚姬泣。夫如是何舍何執，何去何就，守分任性，唯天所授。鳥不借甲於龜，魚不假足於獸。何必笑孤竹之貧，而美齊景之富。且

能約其躬則儋石之積以豐苟肆其欲則海陵之積不足存
 道德者匹夫之身可榮忘大倫者萬乘之君猶辱將研經籍
 以訓世守澹泊以鎮俗偶鄭老于窮海匹嚴叟于僻蜀且神
 游莫競之林心存無營之室榮利不擾其覺殷憂不干其寐
 捐夸毗之所貪收競躁之所棄雍丘索之荒蕪總羣言之一
 至全素履于丘園肯纓綬而長逸請子課素業于千載無聽
 華言于今日也張華見而奇之時暫為掾轉佐著作郎撰晉
 書帝紀十志遷博士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安釐
 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
 犬戎所滅三家分晉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

之史書大畧與春秋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
 益于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
 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
 事非二相共和也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
 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
 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哲在著作得觀竹
 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遷尙書郎武帝嘗問三日曲水之義
 哲進曰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
 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劔曰令君制
 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為曲水二漢相緣皆為勝會帝大

悅賜哲金五十斤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哲哲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趙王倫爲相國請爲記室哲辭疾罷歸教授門徒年四十卒元城市里爲之廢業

郤詵

郤詵字廣基單父人泰始中詔舉賢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舉詵應選詔曰蓋太上以德易簡無文至於三代禮樂大備文質之變其理何由虞夏之際聖明繼踵而損益不同仲尼聖人猶曰從周明王旣沒遺制猶存霸者迭興而翼輔之王道之缺其無補乎何陵遲之不反也豈霸德之淺歟期運不

可致歟且夷吾之智而功止於霸何哉夫昔人之爲政革亂亡之弊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不用豈非化之盛歟何修而嚮茲朕獲承祖宗之休烈於茲七載而人未服訓政道罔述以古况今何不相建之遠也加自頃戎狄內侵災害屢作邊氓流離征夫苦役豈政刑之謬將有司非其任與各悉乃心究而論之上明古制下切當今朕之失德所宜振補其正議無隱將敬聽之詵對曰臣聞上古推賢讓位教同德一故易簡而人化三代世及季末相承故文繁而後整虞夏之相因而損益不同非帝王之道異救弊之路殊也周當二代之流承彫僞之極盡禮樂之致窮制度之理其文詳備仲尼

因時宜而曰從周非殊論也。臣聞聖王之化先禮樂五霸之興勤政刑禮樂之化深政刑之用淺勤之則可小安墮之則遂陵遲所由之路本近故所補之功不侔也。而齊桓失之葵丘夷吾淪于小器功止于伯不亦宜乎。策曰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而不用何修而嚮茲。臣以爲莫大于擇人而官之也。今之典刑匪無一統宰牧之才優劣異績或以之興或以之替此蓋人能弘政非政弘人也。舍人務政雖勤何益。臣竊觀乎古今而考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爵古之官人君責之於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不求賢乎。今之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

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之是求達在修道窮在失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罔誣罔則臧否失實真偽相冒主聽用惑姦之所會也。靜則貞固貞固則正直正直則信讓信讓則推賢不伐相下不厭主聽用察德之所趨也。故能使之靜雖曰高枕而人自正不能禁動雖復夙夜俗不一也。夫人無愚智咸慕名官莫不飾正於外藏邪於內故邪正之人難得而知也。任得其正則衆正益至若得其邪則衆邪益集物繁其類誰能止之。故亡國破家者未嘗不爲衆邪所積也。方其初作必始於微微而不絕其終乃著天地不能

頓爲寒暑人主亦不能頓爲隆替寒暑漸於春秋隆替起於得失當今之世宦者無關梁邪門啓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矣得失之源何以甚此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梁使之相保也賢不舉則有咎保不信則有罰古者諸侯必貢士不貢者削貢而不適亦削今則不然世之悠悠者各自取辨耳故其材行並不可必於公則政事紛亂於私則污穢狼籍自頃長吏特多累有亡命而被購懸者矣有縛束而受絞戮者矣貪鄙竊位不知誰升之者虎兕出檻不知誰縱之者網漏吞舟何以過此人之于利如蹈水火焉前人雖敗後人復起奔競無已誰止之者風流日下誰憂之者雖今聖思勞於

夙夜所使爲政恒得此屬欲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若欲善之宜創舉賢之典峻關梁之防法制旣立人慎其舉則賢者可知知賢而試則官得其人矣官得其人則事得其序事得其序則物得其宜物得其宜則生生豐植人用資給和樂興焉寡欲而遠刑知恥以近禮此所以建不刑之統移風易俗刑措而不用也策曰自頃夷狄內侵災眚屢降將所任非其人乎何出而致此臣聞蠻夷猾夏則臯陶作士此欲善其未則先其本也夫任賢則政惠使能則刑恕政惠則下仰其施刑恕則人懷其報受施以殖其財圖報以結其心故居則資贍而知方動則親上而有勇其命可授其力可竭以戰則

尅以攻則拔善者慕德而安服惡者畏懼而削迹止戈爲武
義實在文唯任賢然後無患耳若夫水旱之災自然理也故
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儲堯湯遭之而人不困有備故
也自頃風雨雖頗不時考之郡國或境土相接而豐約不同
或頃畝相連而成敗異數此非天之必害於人人實不能均
其勞苦失之於人而求之於天則有司惰職而不勸百姓怠
業而咎時非所以定民志致豐年也宜勤人事而已擢上第
拜議郎母憂去職詵母病苦無車及亡不欲以車載柩家貧
無以市馬乃于所住堂北壁外假葬開戶朝夕拜哭養鷄種
蒜竭其方術喪畢三年得馬八匹輿柩至冢負土成墳轉吏
部尙書崔洪薦詵爲左丞詵以爭劾洪曾不私焉遷雍州刺
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擬以爲何如詵對曰臣舉
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侍
中奏免詵官帝曰吾與之戲耳詵在任威嚴明斷甚得聲譽
卒于官

華譚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刺史嵇紹舉譚秀才將行別駕陳總餞
之因問曰思賢之主以求才爲務進取之士以功名爲先何
仲舒抑於武帝之朝賈誼失於孝文之時可辨此而後別譚
曰夫聖人在上物無不理百揆之職非賢弗居中才之君所

資者偏物以類感必於其黨言雖非彼以爲是雖有求賢之名而無知才之實言雖當彼以爲誣策雖奇彼以爲妄豈故爲是哉由淺見不明深理近才不覩遠體也是以言不用計不施恐死亡之不暇何論功名之立哉故上官昵而屈原放宰嚭寵而伍員戮若仲舒抑於孝武賈誼失於文帝蓋復是其輕者耳譚至洛陽武帝親策之有曰吳蜀恃險今旣蕩平蜀人服化無攜貳之心而吳人趨睢屢作妖寇豈蜀人敦樸易可化誘吳人輕銳易動難安乎對曰臣聞漢末分崩英雄鼎峙蜀棲岷隴吳據江表至大晉龍興應期受命文皇運壽安樂順軌聖上潛謀歸命向化蜀染化日久風教遂成吳

內附方始未改其舊非蜀人敦慤而吳人易動也夫殊俗遠境風土不同吳阻長江舊習輕悍治安之計當進其賢才待以異禮明選牧伯致以威德可以永保無窮也又策曰聖人稱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今天成地平大化無外雖匈奴未羈羌氏驕黠將修文德以綏之舞干戚以來之如此可銷鋒刃爲田器罷尙方武庫之兵未邪對曰夫唐堯歷載頌聲乃作文武相承禮樂大同清一八紘綏盪無外萬國順軌海內斐然雖被髮之鄉徒跣之國皆習章甫而入朝要衣裳以磬折然大聖之德猶有三苗之征成周之世尙勤嚴狃之代旣有文德又須武備備預不虞古之善教安不忘危聖人至誠

無爲罷武庫之常職，鑠鋒刃爲田器，自可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藏兵於農，散軍郊射，未爲不泰也。除郎中遷廬江內史，加綏遠將軍。時陸珪等屯據諸縣，譚遣司馬褚敦討平之，封都亭侯。在郡政嚴，而與上司多忤。揚州刺史劉陶素與譚不善，因收譚下獄。鎮守將軍周馥理而出之。及甘卓討馥，人吏奔散，譚更移近馥。馥嘆曰：「吾嘗謂華令思是臧子源之儔，今果效矣。」甘卓嘗爲東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誅之。卓投譚而免。及此役，卓遣人求之，曰：「華侯安在？」吾甘揚威使也。譚答不知。遺絹二匹以遣之。使反告卓。卓曰：「此華侯也。」復求之，譚已亡矣。元帝命爲軍諮祭酒。譚薦于竇

范瑛于朝，乃上牋求退。曰：「譚聞伯主遠聽，以求才爲務，僚屬量身以審已，爲分故，疏廣告老，漢宣不違其志，干木偃息，文侯就式其廬，譚無古人之賢，竊有懷遠之慕，自登清顯，出入二載，執筆無贊事之功，拾遺無補闕之績，過于進言，闇于舉善，狂寇未賓，復乏謀策，年向七十，志力日衰，素飡無勞，實宜辭退，謹奉還所假丞相軍諮祭酒版，不聽爲王敦所廢卒。」

太子適

適，惠帝長子，母曰謝才人。幼而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官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適時年五歲，牽帝裾入闈中，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令照見人主。」帝由是奇之，嘗從帝

適之不善
乃咎及其
所生

即此可知
真不終

觀豕牢，適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即使烹之，嘗對群臣稱適似宣帝，於是令譽流於天下，封為廣陵王，邑五萬戶。惠帝即位，立為皇太子。及長，不好學，不敬保傅。賈后素忌太子，密使黃門闈宦蠱媚之，於是慢弛益彰。或廢朝侍，恒在後園遊戲，而於宮中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重輕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適好之。又令西園賣蔬菜雞麩之屬，而收其利，東宮舊制，月請錢五十萬，備衆用。太子恒探取二月，以供嬖寵。洗馬江統諫之，不納。舍人杜錫每盡忠規，勸太子怒，使人以針著錫所坐氈，中刺之。賈謐恃后驕貴，太子性剛，不能假借之。詹事裴權曰：賈謐有寵於中宮，若一旦

交構大事去天，宜謙屈以待之。廣延賢士，用自輔翼。太子不從。賈后為太子聘王衍小女，衍長女美，后為謐聘之。太子心不平，頗以為言。謐嘗與太子圍碁，爭道，成都王穎訶之。謐因譖太子曰：太子多蓄私財，以結小人者，為后故也。若宮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而廢后於金墉，如反手耳。不如早為之所，更立慈順者，以自為計。后納其言，宣揚太子之短，布諸遠近。朝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意。中護軍趙俊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太康九年十二月，賈后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於別室。遣婢陳舞賜以酒棗，逼飲醉之，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若禱神之文，令小婢承福以

潘岳該死

卷之八十三

卷之八十三

七

紙筆及書草使太子書之有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
了之中宮宜速自了不了吾當手了之並謝妃共尅期而發
勿疑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使人補成之
后以呈帝帝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董猛持青紙詔曰適書如
此今賜死以太子書編示諸公王莫有言者惟張華裴頠證
明太子賈后使猛矯以長廣公主辭白帝曰事宜速決群臣
若有不從宜以軍法從事議至日西不決后懼事變乃表免
太子爲庶人詔許之於是使尚書卿郁持節及大將軍梁王
彤前將軍東武公澹等詣東宮廢太子爲庶人適聞使者至
改服再拜受詔步出承華門乘犢車澹以兵仗送太子及妃

王氏三皇孫於金墉城考竟謝淑妃明年正月賈后使黃門
自首欲與太子爲逆詔以黃門首辭班示公卿遣澹以千兵
防送太子更幽於許昌宮之別坊令治書御史劉振守之太
子之廢妃父王衍表請離婚太子遺妃書曰鄙雖頑愚心念
爲善欲盡忠孝之節無有惡逆之心雖非中宮所生奉事有
如親母自爲太子以來勅見禁檢不得見母自宜城君亡不
見存恤恒在空室中坐去年十二月道文疾病父子之情實
相憐愍於時表國家乞加徽號不見聽許疾病旣篤爲之求
請恩福無有惡心自道文病中宮三遣左右來視到二十八
日暮有短函來題云東宮發言天教欲見汝即便作表求入

成國許封
為王也

言有賜酒
之喜兒病
必差會同
以宴也未
食空腹也

二十九日早入見國家須臾遣至中宮中宮左右陳舞見語
中宮且來此不快使住空屋中坐須臾中宮遣陳舞見語聞
汝表陛下為道文乞王不得王是成國耳中宮遙呼陳舞昨
天教與太子酒棗便持三升酒大盤棗來見與使飲酒啖棗
盡鄙素不飲酒即便遣舞啓說不堪三升之意中宮遙呼曰
汝常陛下前持酒可喜何以不飲天與汝酒當使道文差也
便答中宮陛下會同見賜不敢辭適日不盡三升酒也且實
未食恐不堪又未見殿下飲此或至顛倒陳舞復傳語曰不
孝那天與汝酒飲不肯飲中有惡物邪遂可飲二升餘有一
升求持還東宮飲盡逼迫不得已更飲一升飲已體中荒迷

不復自覺須臾有一小婢持封箱來云詔使寫此文書鄙便
驚起視之有一白紙一青紙催促云陛下停待又小婢承福
持筆硯墨黃紙來使寫急疾不容復視實不覺紙上語輕重
父母至親實不相疑事理如此實為見誣想眾人見明也太
子廢非其罪眾情憤怨右衛督司馬雅與常從督許超有寵
于太子說趙王倫謀臣孫秀曰國無適嗣社稷將危大臣之
禍必起而公奉事中宮與賈后親密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
旦事起禍必及矣何不先謀之秀言於趙王倫倫深納焉計
既定秀復說倫曰太子為人剛猛若得志之日必肆其情性
明公素事賈后時議皆以公為賈后之黨今欲建大功於太

無通禍成
崇秀

作此必潘
島之流長
若似可聽
最可恨也

子太子含宿忿當為過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此乃所以
速禍也不如緩其事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為太子報讐
乃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反間言殿中人欲廢賈后迎太
子賈后聞之憂怖乃使太醫令程據合巴豆杏仁丸三月矯
詔使黃門孫慮賁至許昌以害太子初太子恐見醜恒自煮
食於前慮以告劉振振乃徙太子於小坊中絕不與食宮中
人於墻壁上過食與太子慮乃逼太子以藥太子不肯服慮
以藥杵椎殺之太子大呼聲聞於外時年二十三將以庶人
禮葬之賈后表曰適不幸喪亡傷其迷悖又早短折悲痛之
懷不能自已妾私心冀其刻肌刻骨更思孝道規為稽顙正

其名號此志不遂重以酸恨適雖罪在莫大猶王者子孫便
以匹庶送終情實憐愍特乞天恩賜以王禮妾不勝至情冒
昧陳闡詔以廣陵王禮葬之及賈庶人死乃誅劉振孫慮程
據等册復太子帝為太子服長子斬衰群臣齊哀使尙書和
郁率東宮官屬迎太子喪於許昌喪之發也大風雷電幃蓋
飛裂為哀策謚曰愍懷葬於顯平陵帝感聞續之言立思子
臺妃王氏字惠風貞婉有志節太子既廢衍請離婚惠風號
哭而歸及劉曜陷洛陽以賜其將喬屬屬將妻之惠風拔劍
曰吾皇太子妃義不為道胡所辱屬遂害之太子三子彪臧
尙彪字道文早卒追封南陽王立臧為皇太孫還如王氏以

母之稱太孫太妃、太子官屬、即轉為太孫官屬、太孫之東宮、自西掖門出、車服侍從、皆愍懷之舊、到銅駝街、宮人哭、侍從者皆哽咽、路人投淚焉、趙王倫篡位、臧與帝俱遷金墉、尋被害、惠帝反正、謚曰哀、立尚為皇太孫、薨、帝服齊衰、謚曰冲、齊王冏表曰、東宮曠然、冢嗣莫繼、天下大業、帝王神器、必建儲副、以固洪基、今者後宮未有孕育、不可庶幸、將夾而虛天、緒非祖宗之遺志、社稷之長計也、禮兄弟之子、猶子故、漢成無子、定陶繼立、孝和乏嗣、安帝紹興、此先王之令典、往代之成武也、清河康王遐、嫡子覃、神姿岐嶷、慧智早成、宜奉宗廟之重、統無窮之祚、以副四海頤頤之望、遂立覃為皇太子、河

間王顥、脇遷大駕、表成都王顥為皇太弟、廢覃為清河王、後被害、史臣曰、愍懷挺岐嶷之姿、表夙成之質、武皇鍾愛、既深、貽厥之謀、天下歸心、頗有后來之望、及於繼明、宸極守器、春坊自教、不勤三朝、或闕豹姿、未變鳳德、已衰信惑、奸邪踈斥、正士好屠酷之賤役、耽苑囿之佚游、可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既而中宮凶忍、久懷危害之心、外戚諂諛、競進讒邪、之說坎牲之謀、已構斃犬之譖、遂行一人之揆、隱之聰、百辟無爭、臣之節、遂使冤逾楚建、酷甚戾圓、雖復禮備哀榮、情深憫慟、亦何補於荼毒哉

陸機辨亡論、摹放過秦、殊遠遜之、孫鑛以為直逼西京、非定論也、看此等文字、愈思出師表之不可及

陸機字士衡抗之子也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少有異才文章冠世抗卒領父兵爲牙門將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爲將相有大勲于江表深慨孫皓遂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述其祖父功業作辨亡論二篇其上篇曰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始京畿毒編宇內皇綱弛頓王室遂卑於是群雄蜂駭義兵四起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蓋世遂掃清宗祊烝禋皇祖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賓禮名賢交御豪俊張昭周瑜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

板拙

可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江東蓋多士矣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縱襲逸軌獻心因令圖而加之以篤敬申之以節儉儔諮俊茂好謀善斷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有吞江滸之志一字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漢主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人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挫之西陵覆師敗績絕命永安由是二邦喪氣挫鋒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界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浹東苞百越之地南括群蠻之表於是講八

帝氣不除

代之禮備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群后，庶尹盡規于上，黎元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耀於內，府黎庶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景皇聿興，虔修遺憲，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良，爰逮末葉，群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釁。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于陣，眾奔于邑，城池無藩離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公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

備稍勝

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近日之師，無曩時之眾，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其下篇曰：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奄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人怨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弘遠，求賢若渴，視民如傷，忠臣競進，其謨志士咸肆其力。初都建鄴，群臣請備禮秩，辭而弗許，曰：室輿服，蓋嫌如也。及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初修，體國經邦，亦足以為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地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

華峻山帶其封域借使守之以道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人
謹政修定策守常險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
吳蜀唇齒之國也蜀滅吳亡理必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
而非吳人之存亡也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
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軸
輻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
也昔蜀之初亡謀臣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禦其
變天子總羣議以諮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圖濟天地所以節
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所共彼若棄長技以
就所屈卽荆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貸我也謹守峽口彼將

就擒耳。逮步闡之亂，憑石城以延強寇，資重幣以誘群蠻。於
時大邦之衆懸於江介，築壘遵渚，衿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
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按
甲養威，反虜待戮，強敵宵遁。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
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陸公沒而潛謀兆，
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而邦家
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易曰：湯
武革命，順乎天，言帝王之因時也。又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言守險之由人也。吳
之興也，參而由焉；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夫四州之廣，非無衆

也。大江以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舟楫之器，堪用也。功不興而禍構，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已以致俊，又敦惠以安民。人是以其安也。則上下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臣庶與之同患。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也。太康末，與弟雲入洛，太常張華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趙王倫以爲中書郎，倫之誅也，齊王冏以機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遂收機付廷尉。成都王穎救之，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機有駿犬，名曰黃耳，甚愛之。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汝能賫書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機

乃爲書以竹筒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贖還洛。時中國多難，顧榮、戴淵等勸機還吳，不從。機旣感穎全濟之恩，謂穎能康晉室，遂委身事之。穎與河間王顥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二十餘萬人。機以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又羈旅入宦，頓居群士之右，而王粹、牽秀等有鞅望心，固辭都督，穎不許。將行，穎謂機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爲郡公，位以台司，將軍勉之矣。機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穎左長史盧志，心善機，寵諧之曰：陸機自比管樂，擬君闇主，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

又奉天子
機以臣伐
君其敗固
宜匪獨不
善為將有
此祖父也

濟事者也。穎默然。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於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爭赴七里澗，死水為之不流。宦人孟玖與弟超並為穎所嬖，超領萬人為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眾曰：「陸機將反，為書與玖言機持兩端及戰，超不受節度，輕兵獨進而沒。玖疑機殺之，譖機于穎，言其有異志。將軍王闡與牽秀等共証之。穎使秀密收機，機夢黑憶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著白袷，與秀相

見，因與穎牋詞甚悽惻，乃嘆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遂遇害。年四十三。二子蔚、夏亦死。機死非其罪，士卒痛之。是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為陸氏之冤。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謂之曰：「人之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君苗應璩從弟也。葛洪稱機文猶玄圃積玉，無非夜光。五河吐流，泉源如一。其弘麗妍瞻，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機弟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與兄機齊名，號曰二陸。機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為人多姿制，好以帛繩纏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止。雲嘗著縷絰上船，於水中顧見其

机文雖富
返滯者多
故不為佳

元可笑

影因大笑墮水人救獲免爲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爲難理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旣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故來相候一縣稱其神明郡守害其能屢譴責之雲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像配食縣社雲愛才好士多所進達成都王穎表爲清河內史轉大將軍司馬穎晚節政衰雲屢以正言忤旨孟玖欲用其父爲邯鄲令長史盧志等阿意從之而雲固執不許玖深忿怨機之敗也并收雲穎官屬汪統蔡克等上書曰統等昨聞教以陸

機後失軍期師徒敗績以法加刑誠足以肅齊三軍威示遠近所謂一人受戮三軍知誠者也且聞重教以機圖爲反逆應加族誅夫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今明公興舉義兵以除國難四海同心雲合響應罪人之命懸於漏刻機兄弟並蒙拔擢俱受重任不當背罔極之恩而向垂亡之寇去泰山之安而赴累卵之危也直以機計慮淺近不能董攝群帥致果殺敵進退之間事有疑似故令明鑒未察其實耳刑誅事大言機有反逆之徵宜檢校其實令事驗顯然暴之萬姓然後加雲等之誅亦未爲晚今此舉措實爲太重必使四方心離不可不慎統等區區非爲陸雲請一身之命也穎不納統等重

傳載盧志亦有好處而害机雲兄弟何也

請穎遲迴三日盧志曰昔趙王殺中護軍趙浚赦其子驥驥詣明公擊趙即前事也蔡克入穎前叩頭流血曰雲為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若見殺罪無彰驗令群心疑惑竊為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穎惻然有宥雲色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時年四十二無子門生故吏迎喪葬清河修墓立碑四時祠祭初雲嘗出行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趨之至一家夜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却辨昨宿處乃王弼家雲自此談老殊進雲弟耽為平東祭酒有清譽同時遇害大將軍乘軍孫

與淮南內史朱誕書曰不意三陸相儔闇朝一旦湮滅道業淪喪荼毒之深痛楚難言國喪儔望悲豈一人其為世所痛悼如此孫拯字顯世富春人能屬文機既為孟玖等所誣收拯考掠兩踝骨見終不變辭門生費慈宰意詣獄明拯極喻之曰吾義不可誣枉知故卿何宜復爾二人曰僕亦安得負君拯死獄中慈意亦死陸機有孫拯孫拯復有費慈宰意可悲亦可喜也

潘岳

潘岳字安仁中牟人為河陽令楊駿引為太傅主簿初譙人公孫宏客于河陽善鼓琴岳愛其才藝待之甚厚楚王瑋誅駿主簿朱振已就戮時宏為瑋長史言之瑋岳因得免復為

觀孫秀公孫宏知無

言不酬無
德不報涉
未流者慎
之
此所以負
同母

者作郎轉散騎常侍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詎事賈謐
每候其出輒望塵而拜構愍懷之文岳之辭也謚二十四友
岳為其首其母數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岳終不能
改自以仕宦不達乃作閑居賦曰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
至九卿史題以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嘆也曰嗟乎
巧誠有之拙亦宜然顧常以為士之生也以立功立事效富
年之用是以資忠履信以進德修詞立誠以居業僕少竊鄉
曲之譽舉秀才為郎逮事世祖武皇帝為河陽懷令尚書郎
廷尉平今天子諒闇之際領太傅主簿除名為民俄而復官
除長安令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自免自弱冠涉於矩命之年

尔一丞十
也
上之至也

入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購
通塞有遇抑亦拙之效也昔通人和長輿之論余也因曰拙
於用多稱多者吾豈敢言拙則信而有徵方今俊乂在官百
工惟時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
之疾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於是覽止足
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池沼足以供釣租稅
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臘之費惟
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為政也乃作閑居賦以遂情焉其
辭曰遨墳素之長圃步先哲之高衢惟吾顏之云厚猶內愧
於甯籛有道吾不仕無道吾不愚何智巧之不足而迂拙之

有餘也。于是退而閑居于洛之涘，身齊逸民，名綴下士，背京
泝伊，面郊，後市浮梁，黜以逕度，靈臺傑其高峙，闢天文之秘
輿，覩人事之終始。其西則有元戎禁營，玄幙綠徽，谿子巨黍，
異叅同歸，礮石雷駭，激矢蠶飛，以先啓行，耀我皇威。其東則
有明堂辟雍，清穆敞閑，環林縈映，圓海回泉，聿追來孝，嚴父
配天，貴德尚齒，養老崇年。若乃背冬涉春，陰謝陽施，天子有
事於柴燎，以郊祖而展義，張鈞天之廣樂，備千乘之萬騎，服
振振以齊玄，管啾啾而並吹，煌煌乎隱隱乎，茲禮容之壯觀，
而王制之巨麗也。兩學齊列，雙宇如一，右延國冑，左納良逸，
祁祁生徒，濟濟儒術，或升之堂，或入之室，教無常師，而道在

則是訓。若風行應，猶草靡。此里仁所以爲美，孟母所以三徙
也。爰定我居，築室穿池，長揚映沼，芳枳樹榭，游鱗瀉澗，菌苔
敷披，竹木蓊藹，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桺之柿，周
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柰耀丹白
之色，石榴蒲萄之珍，磊落蔓延乎其側，梅杏郁棣之屬，繁榮
藻麗之飾，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菜則葱韭蒜芋，青筍紫
薑，董薺甘旨，蓼菱芬芳，曩荷依陰，時藿向陽，綠葵含露，白薤
負霜。於是凜秋暑退，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
乃御板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體以行和，藥以動宣，
常膳載加，舊痾有痊。於是席長筵列，孫子柳垂蔭，車結軌陸

摘紫房水挂頰鯉，或宴於林，或禊於汜，昆弟班白，兒童稚齒，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懼而一喜，壽觴舉，慈顏和，浮盃樂飲，絲竹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退求已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奉周任之格言，敢陳力而就列，幾陋身之不保，而奚擬乎明哲，仰衆妙而絕思，終優游以養拙，初岳父芘爲琅琊內史，以小史孫秀給岳，秀狡黠自喜，岳惡其爲人數撻辱之，及趙王倫輔政，秀爲中書令，岳謂秀曰：孫令猶憶疇昔周旋，不答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自知不免，俄而秀誣岳及石崇、歐陽建，謀奉齊王冏爲亂，誅之，夷三族。岳將詣市，與母訣曰：負阿母，石崇已送在市。岳後至，崇曰：安仁，卿

亦復爾邪。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岳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識。岳美姿儀，辭藻絕麗，少時嘗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車而歸。時張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岳從子尼，字正叔，與岳俱以文章知名，靜退不競，以著述爲事。作安身論，以明所守，其辭曰：蓋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淡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篤其志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機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動必適其道；不徒語也，語必經於理，不

論自平實
善能行之
所以安身
尼所以善
其終安仁
近不能學
正叔何也

荀求也。求必造於義，不虛行也。行必由於正，夫然後免。或繫之凶，享自天之佑，故身不安則殆，言不從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動乎中，則憂患接于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固然也。欲苟不濟，能無爭乎？私苟不從，能無伐乎？人自私家，家有欲，衆欲並爭，群私交伐，爭伐既構，危害及之，得不懼乎？然棄本要末之徒，知進忘退之士，莫不飾才銳智，抽鋒擢穎，傾側乎勢利之交，馳騁乎當塗之務，朝有彈冠之朋，野有結綬之友，黨與熾於前，榮名扇其後，求利則託芻豢之權，爭路則構刻骨之怨。於是浮僞波騰，曲辨雲沸，寒暑殊聲。

朝夕異價，駑蹇希奔放之跡，鈇刀競一割之用。至於愛惡相攻，與奪交戰，誹謗噉嗜，毀譽縱橫。君子務能，小人伐技，風頹於上，俗弊於下。大者傾國喪家，次則覆身滅祀，其故何邪？豈不始於私欲而終於爭伐哉？君子則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故後外其身，知有欲之傷德也，故遠絕榮利，知爭競之遘災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尤也，故功而不德，安身而不爲私，故身正則私全，慎言而不適欲，故言濟而欲從，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謹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則立乎無私之域，行則由乎不爭之途。天下猶我，故與天下同其欲，已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利。夫能保其安者，非謂崇生生。

之厚而耽逸豫之樂也、不忘危而已、期其進者、非謂窮貴寵
之榮而藉名位之重也、不忘退而已、存其治者、非謂嚴刑政
之威而明司察之禁也、不忘亂而已、故寢蓬室、隱陋巷、披短
褐、茹藜藿、環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也、雖坐華
殿、載文軒、服黼繡、御方丈、重門而處、成列而行、不得與之齊
榮、用天時、分地理、甘布衣、安藪澤、耕而後食、織而後衣、苟崇
乎德、非不進也、雖居高位、饗重祿、執權衡、握機秘、功蓋當時、
勢侔人主、不得與之比逸、遺意慮、沒才智、忘肝膽、棄形骸、貌
若無能、志若不及、苟正乎心、非不治也、雖繁計策、廣術藝、審
刑名、峻法制、文辨流離、議論絕世、不得與之爭功、故安也者、

安乎道者也、進也者、進乎德者也、治也者、治乎心者也、未有
安身而不能保國家、進德而不能處富貴、治心而不能理萬
物者也、然思危所以求安、慮退所以能進、懼亂所以保治、若
乃遜志虛心、曠神遠致、徒倚乎不拔之根、浮游乎無垠之外、
不自貴于物、而物宗焉、不自重於人、而人敬焉、可親而不可
慢也、可尊而不可遠也、親之如不足、天下莫之能狎也、舉之
如易勝、而當世莫之能困也、達則濟其道、而不榮也、窮則善
其身、而不悶也、用則立于上、而非爭也、舍則藏于下、而非讓
也、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
者、則害之所不能嬰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

也。今之學者，誠能釋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爭之原，去矜伐之態，動則行乎至通之路，靜則立乎大順之門，泰則翔乎寥廓之宇，否則淪乎渾冥之泉，邪氣不能于其度，外物不能擾其神，哀樂不能盪其守，死生不能易其真，治乎內而不飾乎外，求諸已而不假諸人，忠肅以奉上，愛敬以事親，可以御一體，可以牧萬民，可以處富貴，可以安貧賤，經盛衰而不改，則庶幾能安身矣。應州辟以父老辭位，致養後為著作郎，作乘輿箴曰：太極啓建，兩儀既分，國事明王，家奉嚴君，帝堯在位，茅茨不翦，文王日昃，昧旦丕顯，夫德輜如毛，而舉之者鮮，故濩有慙德，武未盡善，下世道衰，末俗化淺，耽樂逸游，荒

淫沈湎，不式古訓，而好是佞辨，不遵王路，而覆車是踐，成敗之效，載在先典，夫樹君如之何，將人是司，牧視之如傷，而知其寒燠，故能撫之斯柔，而敦之斯睦，無遠不懷，靡思不服，豈厭縱一人，而玩其耳目，內迷聲色，外荒馳逐，不修政事，而終於顛覆，昔唐氏授舜，舜亦命禹，受終納祖，丕承天序，四嶽三塗，九州之阻，其會如林，殷商之旅，放桀惟湯，尅殷伊武，故禪代非一姓，社稷無常主，虞夏之隆，非由尺土，而紂之百尅，卒於絕緒，故王者無親，惟在擇人，傾蓋惟舊，白首如新，望由鈞夫，尹起有莘，負鼎鼓刀，而謀合聖神，夫豈借官左右，而取介近臣，蓋有國有家者，莫云我聰，或此面從，莫謂我智，聽受未

易甘言美疾，尠不爲累。由夷逃寵，遠於脫屣。奈何人主位極，則侈知人，則哲惟帝所難。唐朝旣泰，四族作姦。周室方隆，而管蔡不虔。自匪舜周，孰弭斯患。若九德咸受，儁又在官。君非臣莫治，臣非君莫安。故書美康哉，而易貴金蘭。有皇司國，敢告納言。趙王倫篡，尼辭疾取假。聞齊王罔起義，乃赴許昌。事平封安昌公，歷中書令。時三王戰爭，皇家多故，尼職居顯要，從容而已。雖備嘗艱難，而憂虞不及。永嘉中年六十，辭還鄉里，道病卒。

張載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父收，蜀郡太守。載至蜀省父，道經幼問。

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誡曰：巖巖梁山，積石峩峩，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邛僰，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劔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趨赴。形勝之地，非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河山之固，見屈吳起。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興實由德，險亦難恃。自古及今，天命不易。憑阻作昏，尠不敗績。公孫旣沒，劉氏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迹。勒銘山阿，敢告梁益。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鐫之於劔閣山焉。又爲確論曰：夫

賢人君子將立天下之功。成天下之名。非遇其時。曷由致之哉。故嘗論之。殷湯無鳴條之事。則伊尹有莘之耕夫也。周武無牧野之舉。則呂牙渭濱之釣叟也。故聲發響應。形動影從。時平則才伏。世亂則奇用。豈不信歟。設使秦莽修三王之法。則漢祖泗上之卒。光武春陵之農耳。况乎附麗者哉。故當其有事也。足非騏驎。不入於乘。刃非鑊錐。不韜於佩。是以駑蹇望風而退。頑鈍未試而廢。及其無事也。則牛驥共牢。利鈍齊列。處守文之世。而欲建殊常之勲。居太平之際。而欲吐違俗之謀。此猶却步而登山。章甫而適越也。漢文帝見李廣而歎曰。惜予不遇。當高祖時。萬戶侯豈足道哉。故智無所運。其壽

勇無所奮。其氣則勇怯一也。才無所騁。其能辨無所展。其說弱頑慧均也。是以吳榜越船。不能無水。而浮青虬。赤螭。不能無雲。而飛和璧之蘊。荆山。隋珠之潛。重川。非遇其人。焉有連城之價。照車之名乎。青駭繁霜。繫於籠中。何以撮東郭於韝下也。白猿玄豹。藏于靈檻。何以接垂條於千仞也。故餓夫庸隸。抱關屠釣之倫。一旦而都卿相之位。或有懷顏孟之術。抱伊管之畧。沒世而不齒者。此言有事之世。易爲功。無爲之時。難爲名也。若斯湮滅而不稱。曾不足以多說。况夫庸庸之徒。少有不得意者。則遂以爲枉伏。莫不飾小辨。立片善。以偶時。結朋黨。聚虛譽。以驅俗。而世主相與雷同。豈不哀哉。若夫魁

梧僂傑卓蹀倣儻之徒。直將伏死嶽岑之下。安能與步驟而爭道里乎。至如軒冕黻裳之士。苟不能匡化輔政。佐時益世。而徒俯仰取容。要榮求利。厚自封之資。豐私家之積。此沐猴而冠耳。尚焉足道哉。載又爲濛汜賦。司隸校尉傅玄見而嗟歎。以車迎之。言談盡日。爲之延譽。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長沙王又請爲記室。拜中書侍郎。載見世方亂。無復進仕意。遂稱疾告歸。卒於家。弟協。字景陽。有僂才。爲河間內史。時天下已亂。所在寇盜。協遂棄絕人事。屏居草野。以屬詠自娛。終於家。亢。字季陽。亦有才藻。爲散騎常侍。時號二陸三張。

江統

江統字應元。陳留人。靜默有遠志。時人爲之語曰。嶷然稀言。江應元。除山陰令。時關隴屢爲氏羌所擾。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枉其萌。作徙戎論曰。夫夷蠻戎狄。謂之四夷。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雖寇賊強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戎狄乘間得中央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已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素。據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鄆瞞之屬。

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逮至戰國，楚吞蠻氏，晉剪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并天下，南兼百越，北走匈奴，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西都長安，及至王莽之敗，西都荒毀，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恃其肥疆，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氏，以爲行衛，於是群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征之，與尸喪師，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

突軹關侵及河內，及遣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尙馬賢僅乃克之，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疾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無飲，終於覆敗，段熲臨衝，自西阻東，雍州之戎常爲國患，漢末關中殘滅，魏興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武帝令將軍夏侯淵討叛氏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疆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

烏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鐘百姓謠詠其
殷實帝王之都每以爲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夫戎狄志
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
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
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
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
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
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
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
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木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

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卽叙之義下爲盛世永久
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越山河雖爲
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群羌之命
有征無戰全軍獨尅也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
戍之勞老師十萬凶逆旣戮悔惡初附百姓望寧息之期若
枯旱之思雨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徒
自猜之寇以無穀之人遷乏食之虜恐羌戎離散心不可一
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羌戎狡猾擅相號署攻
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瓦解同
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離獸逆不能相一者子以此

等爲尙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已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佈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與關中人戶爲讐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于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瞻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

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於計爲長也今并州五部之胡散居六郡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天性驍勇弓馬便利若有不虞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榮陽句驪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夫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况於夷狄能不爲變此等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之念釋我寇攘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若憚斃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迹謀及子孫者也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服其深識遷中郎選司以統叔父春爲宜春令統上疏

古人以教
孝今此制
不行久矣

曰故事。父祖與官職同名，皆得改選，而未有身與官職同名不在改選之例。臣以爲父祖改選者，蓋爲臣子開地，不爲父祖之身也。而身名所加，亦施於臣子。佐吏係屬朝夕從事，官位之號，發言所稱，若指實而語，則不諱尊，有違禮經。若詭辭避迴，則爲廢官，擅犯憲制。今使受寵皇朝，出身宰牧，而令佐吏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得言其位號，於所以上嚴君父，下爲臣子，體例不通。若易私名以避官職，則非春秋不奪人親之義。臣以爲身名與官職同者，宜與觸父祖名爲比。體例旣全於義，爲弘朝廷從之。轉太子洗馬，太子頗闕朝覲，奢費過度，統上書諫，朝廷善之。及太子廢徙許昌，賈后諷有司不聽。

宮臣追送，統與宮臣冒禁至伊水，拜辭悲泣。後遷黃門侍郎。永嘉末，避難奔成臯，病卒。子惇，字思俊，孝友淳粹，以時好莊老，慕通達，乃著論以爲君子立行，應依禮而動，雖隱顯殊途，未有不遵禮教者也。若乃放達不羈，以肆縱爲貴，非但動違禮法，亦道之所棄也。徵拜博士，著作郎，皆不就。

孫楚

孫楚，字子荆，太原人，才藻卓絕，爽邁不群，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遷佐著作郎，復參石苞驃騎軍事。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嫌隙，遂構苞奏楚訕毀時政，楚亦抗表自理，事未判，又與鄉人郭奕忿爭，武

妙語李贄
曰孫子荆
文生於情
生武子情
生於文

帝雖不顯明其罪，然遂湮廢積年。惠帝初為馮翊太守，卒楚少所推服，惟雅敬王濟。楚除婦服，作詩以示濟。濟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凄然增伉儷之重。楚孫綽，字興公，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居於會稽，游放山水，十有餘年。作遂初賦，以致其意。嘗非山濤曰：山濤吏，非吏，隱非隱，吾所不解。雅重張衡、左思之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嘗作天台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征西將軍庾亮請為參軍，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時大司馬桓溫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綽

乃上疏曰：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欲反皇居於中土，正玉衡於天極，斯超世之弘圖，千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為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愍不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綱絕，土崩之釁，誠由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千城，曾無完郭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而已。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喪亂以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

可慨

丘墟函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水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子孫老大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温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爲國遠圖凡在有心想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趣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踉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溪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食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磐石之固就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爲本此仁者所宜哀矜明王所宜深慮也自古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

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蓄積然後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守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爲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於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埽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旣通然後盡力開墾廣田積穀漸爲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化南北諸軍風馳電赴山陵旣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修德政躬行節儉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爲先十年行之無使隳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陛

陞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虜不足滅矣帝許之以隆爲武威太守公卿僉謂六軍旣衆州郡兵多不宜橫設賞募監小將妄說不可從帝弗聽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十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杖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中丞劾隆隆曰臣當亡身戰場以報所受命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杖見給不可復用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帝聽其選并給隆三年軍資隆遂西渡温水虜樹機能等以衆萬計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

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磁石夾道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謂群臣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詔假節宣威將軍加赤幢曲蓋鼓吹隆到武威虜大人猝跋韓且高能等率萬餘落歸降前後誅殺及降附者又萬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能人戰斬之涼州遂平朝議將加隆將士勲賞有司奏隆將士皆先加顯爵不應更授衛將軍楊珧曰前精募將士少加爵命者此適所以爲誘引今隆全軍獨尅西土獲安不得便以

前授塞此後功乃賜爵加秩太康初朝廷以西平荒毀以隆
為平虜護軍西平太守南虜成奚每為邊患隆帥軍討之虜
據險距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若向田者虜不設備隆進兵
擊破之積十餘年不敢為寇威信振于隴右封奉高侯畧陽
太守嚴舒與楊駿通親密圖代隆毀隆年老謬耄於是徵隆
以舒代鎮氏羌聚結百姓驚懼朝廷恐關隴復擾乃遣隆復
職卒官

陶璜

自明宣宗至今交州非復王土然唐堯以來已宅南交天下土地有離有合古人治績未可刪也

陶璜字世英秣陵人父基吳交州刺史孫皓時交趾太守孫
請貪暴為百姓所患會察戰至擅調孔雀三千頭遣送秣陵

民苦遠役咸思為亂郡吏呂興殺請以郡內附武帝拜興交
趾太守尋為功曹李統所殺南中監軍霍弋遣犍為楊稷代
之與九真太守董元等自蜀出交趾吳遣薛翊為威南將軍
璜為蒼梧太守距稷戰於分水璜敗退保合浦翊怒曰下官
不得行意諸軍各不相下故致敗耳璜夜以數百兵襲董元
獲其寶物船載而歸翊以璜領交州璜從海道出于不意徑
至交趾元距之諸將將戰璜疑斷墻內有伏兵列長戟于其
後兵纔接元偽退璜追之伏兵果出長戟逆之大破元等以
所得錦物遺扶嚴賊帥梁奇奇將萬餘人助璜元有勇將解
系璜誘其弟象為書與系使象乘璜輅車鼓吹導從而行元

曰象若此系必有去志乃殺之初霍弋之遣稷等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救兵不至者無罪稷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璜不許給其糧使守諸將並諫璜曰霍弋已死不能救稷等必矣可須其日滿然後受降使彼得無罪我受有義內訓百姓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稷等期訖糧盡救兵不至乃納之皓以璜爲交州牧璜有奇謀周窮好施能得士心南賊數叛前帥不能制璜曰南岸仰吾鹽鐵禁勿與市如此二年可一戰而滅也果破之武平九德新昌土地阻險夸獠勁悍歷世不賓璜討之開置三郡及九真屬國二十餘縣皓旣降晉手書遣璜子融勸璜歸順璜流涕數

日遣使送印綬謂洛陽帝復其本職卦宛陵侯時滅州郡兵璜上言曰交土荒裔斗絕一方或重譯而言連帶山海又南郡去州海行千有餘里外距林邑纔七百里夸帥范熊自稱爲王且連接扶南種類猥多朋黨相倚負險不賓往隸吳時數作寇逆攻破郡縣殺害吏民臣以虺鴛昔爲故國所採偏戍南土十有餘年雖前後征討翦其魁桀深山僻穴尙有逋竄臣所統之卒本七千餘人南土溫濕多有氣毒加累年征討死亡減耗其見在者二千四百二十人今四海混同無思不服當卷甲消兵禮樂是務而此州之人識義者寡厭其安樂好爲禍亂又廣州南岸周旋六千餘里不賓屬者乃五萬

餘戶及桂林不羈之輩復當萬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唇齒惟兵是鎮又寧州與古接據上流去交趾郡于六百里水陸並通互相維衛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卑虛夫風塵之變出於非常臣亡國之餘議不足採聖恩廣厚蠲其罪釁改授方任去辱即寵拭目更視矢念投軀以報受命臨履所見謹冒瞽陳又以合浦郡土地磽确無有田農百姓唯以采珠為業商賈去來以珠貨米而吳時慮百姓私散好珠禁絕來去人以饑困又所謂猥多限每不充今請上珠三分輸二次者輸一粗者蠲除自十月訖二月非採上珠之時聽商旅往來如舊並從之在南三十年威恩著於殊俗及卒舉州

號哭如喪慈親朝廷以吾彥代璜彥卒又以顧祕代彥祕辛州人逼祕子參領州事尋卒參弟壽求領州殺長史胡肇及將殺帳下督梁碩碩起兵討禽壽付壽母鳩殺之碩迎璜子蒼梧太守威領刺史在職甚得百姓心三年卒威弟淑子綏後並為交州自甚至綏四世為交州者五人

周處

周處字子隱陽羨人父魴吳鄱陽太守處膂力絕人不修細行州里患之後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諸父老何所苦而不樂邪父老曰三害未除是以不樂處曰何謂也曰南山白額猛虎長橋下蛟并子為三處曰若此吾能

除之遂入山射殺猛虎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處與之俱徑三日三夜果殺蛟而反乃入吳尋二陸勵志好學暮年州府交辟仕吳爲東觀左丞及吳平王渾登建鄴官醜酒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感乎處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感豈惟一人渾大慙入洛遷新平太守撫和戎狄叛羌歸附轉廣漢太守郡多滯訟有經三十年不決者處詳其枉直一朝決遣以母老罷歸尋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之楚郡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處教以禮義檢尸骸無主及白骨在野收葬之然後就徵遠近稱歎及居近侍多所

規說遷御史中丞糾彈不避寵戚梁王彤違法處按劾之及氏齊萬年反朝臣惡處強直乃曰處吳之名將子也使隸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謂之曰卿有者母可以此辭處曰忠孝之道不得兩全旣辭親事君父母安得而子乎今日是我死所也萬年聞之曰周府君昔臨新平才兼文武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如受制於人此成擒耳旣而梁王彤爲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處知彤必當陷已自以人臣盡節不宜辭憚乃悲慨卽路志不生還中書令陳準知彤將還宿憾乃言於朝曰駿及梁王皆貴戚重臣進不求名退不畏咎周處忠直勇果有仇無援將必喪身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

爲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梁王當使處先驅而不救以陷之
不聽時賊屯梁山有衆七萬梁王彤果使處以五千兵擊之
處曰軍無後繼必至覆敗不獨亡身爲國取恥彤不聽乃與
振威將軍盧播雍州刺史解系攻萬年於六陌將戰處軍人
未食彤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
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梁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及
暮斬首萬計弦絕矢盡播系不救左右勸之退處按劍曰古
者良將受命凶門以出有進無退此吾効節致命之日也遂
力戰而死追贈平西將軍及元帝將加處策謚太常賀循曰
按謚法執德不回曰孝遂謚孝侯子玘字宣佩太安初妖陵

張昌聚衆於江夏別率石冰畧揚土玘欲討冰潛結前南平
內史王矩吳興太守顧祕同起義兵冰遣其將羌毒領數萬
人距玘玘臨陣斬毒時右將軍陳敏自廣陵率衆助玘攻冰
於建康張統斬冰以降揚州平玘不言功散衆還家後陳敏
反於揚州以玘爲安豐太守玘稱疾不行密遣使告鎮東將
軍劉準令發兵臨江已爲內應剪髮爲信準遣督護衡彥率
衆而東玘與顧榮甘卓攻敏敏衆潰單馬北走獲斬之詔補
尙書郎不赴吳興人錢璿亦起義兵討敏東海王越命爲建
武將軍使率其屬赴京都璿至廣陵聞劉聰逼洛陽不敢進
元帝促以軍期璿遂反自號平西大將軍入州都督劫孫皓

子克立爲吳王，旣而殺之。來寇陽羨，帝遣將軍郭逸、都督朱典討之。以兵少，未敢前。玘合鄉里義衆，與逸俱進，討增斬之。玘三定江南，開復王畧，帝嘉其勲，以玘行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封烏程侯。吳興寇亂之後，百姓饑饉，盜賊公行。玘有威惠，百姓敬愛之。帝以玘頻興義兵，勲誠並茂，乃以陽羨及長城之西鄉丹陽之永世別爲義興郡，以彰其功。玘宗族強盛，人情所歸，帝疑憚之。玘以不得調，內懷怨望，而玘協復輕之，恥志愈甚。時祭酒王恢亦爲周顛所侮，乃與玘陰謀誅諸執政。流人帥夏鐵寓於淮泗，恢陰書與鐵，令起兵。已當與玘以三吳應之。臨淮太守蔡豹斬鐵以聞，恢懼奔於玘。玘殺之，埋於

豕牢。帝聞而祕之。玘知謀泄，憂憤發背而卒。玘弟子筵，卓犖有才幹，爲黃門侍郎。吳興功曹徐馥起兵以誅玘，協爲名。筵族兄續，勳聚衆應之。元帝議欲討之，王導以爲兵少則不足制寇，多遣則根本空虛。周筵忠烈爲一郡所敬，直遣筵足能殺續。於是詔筵還陽羨，筵卽日取道，晝夜兼行。旣至郡，將入，遇續於門。筵謂曰：「當與兄共詣孔府君，有所論。」續不肯入。筵逼與俱坐定，筵謂太守孔侃曰：「府君何以置賊在坐？」續操佩刀逼筵，時傳教吳曾在側，曾有膽力。筵叱曾：「何不舉手？」曾便以刀環築續，殺之。筵因欲誅勳，叔父札拒，不許。筵不歸家，省母，遂長驅而去。母狼狽追之，其忠公如此。及王敦作難，冠

軍將軍王師敗績，筵聞札開戎納款，憤咤慷慨，形於辭色，尋遇害。

周訪

周訪字士達，汝南人。徙尋陽，除郎中。不之官，鄉人盜訪牛於冢間，殺之，訪埋其餘肉，不使人知。元帝渡江，命叅鎮東軍事。時有與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訪奮擊收者數十人，皆散走，而自歸於帝。帝不之罪，江州刺史華軼自以洛京所遣，不承元帝敕命，郡縣諫之，軼不納。元帝以訪爲揚烈將軍，率衆屯彭澤，以備軼。訪謂著作郎于寶曰：「太府令屯彭澤，彭澤，江州西門也。華彥夏有大志，不欲碌碌受人控御，頃來紛紜，粗有嫌隙，今又無故以兵守其門，將成禍釁。吾當屯尋陽，故縣旣在江西，可以扞禦北方，又無嫌於相逼也。」軼使武昌太守馮逸來攻，訪擊破之，乘勝進討，執軼斬之。遂平江州，命訪與諸軍共征杜崧，崧作桔槔打官軍船艦，訪作長岐棧以距之，桔槔不能爲害，訪爲流矢所中，折兩齒，形色不變。及暮，與賊隔水而營，賊衆數倍，訪密遣人如採樵而出，於是結陣鳴鼓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至，引退。訪曰：「賊雖引退，終知我無救軍，當還掩人，宜促渡水北。」旣渡而賊至，隔水不得進，於是遂歸湘州。愍帝以第五猗監荆梁益寧四州，賊率杜魯迎猗奉之，聚兵數

紜，粗有嫌隙，今又無故以兵守其門，將成禍釁。吾當屯尋陽，故縣旣在江西，可以扞禦北方，又無嫌於相逼也。軼使武昌太守馮逸來攻，訪擊破之，乘勝進討，執軼斬之。遂平江州，命訪與諸軍共征杜崧，崧作桔槔打官軍船艦，訪作長岐棧以距之，桔槔不能爲害，訪爲流矢所中，折兩齒，形色不變。及暮，與賊隔水而營，賊衆數倍，訪密遣人如採樵而出，於是結陣鳴鼓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至，引退。訪曰：「賊雖引退，終知我無救軍，當還掩人，宜促渡水北。」旣渡而賊至，隔水不得進，於是遂歸湘州。愍帝以第五猗監荆梁益寧四州，賊率杜魯迎猗奉之，聚兵數

萬破陶侃於石城、徑造沔口。元帝命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先攻左右甄，氣甚銳。訪乃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左甄敗而復合，趙亂馳馬以告。訪怒叱令更進，亂號哭還戰。自旦至中，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勅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已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尅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走武當。訪曰：「今不斬曾，禍難未已。」於是出其不意，又擊

破之。獲曾并第五猗，送於王。王以訪白敦，猗逼於曾，不宜殺。敦俱斬之。進位安南將軍。初，杜曾之難，王敦謂訪曰：「擒曾當爲荆州刺史，從事中郎郭舒說敦曰：『郢州雖荒弊，實用武之國，不可假人。公宜自領。』敦乃以訪爲梁州。訪大怒，敦手書譬釋，并遺玉環玉枕。訪投於地碎之，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乎！』訪在襄陽，務農訓卒，勤於採納，守宰有缺，輒補。然後上敦患之，而憚其強，不敢有異。訪威風旣著，遠近悅服。爲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或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卿功勳如此，初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練兵簡卒，與李矩、郭默相結，慨然有平河洛之志。敦雖懷逆謀，終訪

之世不敢為非及卒帝哭之慟贈征西將軍謚曰壯立孫虓
字孟威為梓潼太守寧康初苻堅將楊安寇梓潼虓固守涪
城遣步騎送母妻從漢水將抵江陵安邀而獲之虓遂降堅
以為尚書郎虓曰虓蒙國厚恩老母見獲失節于此母子獲
全公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為榮堅乃止太元三年虓奔
漢中堅追得之又謀襲堅事泄堅問其狀虓曰昔漸離豫讓
燕智之微臣猶漆身吞炭不忘忠節况虓世荷晉恩豈敢忘
也生為晉臣死為晉鬼復何問乎堅曰今殺之適成其名遂
撻之徙於太原後堅陷順陽魏興獲其守皆執節不撓堅歎
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已於後吉祖冲不食而死皆

必是其母
既亡故為
此

忠臣也虓病卒其子興迎致其喪冠軍將軍謝玄臨哭之上

疏乞表其節孝武帝詔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

八王倫罪之魁次顯次穎次越或云越弒惠帝則罪不在倫下亮無用璋無知問父從未減可也

自古帝王之臨天下也皆廣樹藩屏崇固維城虞夏以前憲
章蓋闕玉帛會於塗山雖云萬國至於分疆胙土猶或未詳
洎乎周室粲焉可觀封建親賢並為列國當其興也周召贇
其治及其衰也桓文輔其亂故卜世之祚克昌卜年之基惟
永逮至王赧天祿已終虛位無王三十餘載爰及暴秦并吞
天下謂王室之陵遲由諸侯之疆大於是罷侯置守獨尊諸
已至乎子弟並為匹夫惟欲肆虐陵威莫顧謀孫翼子枝葉

微弱宗祏孤危內無社稷之臣外闕藩維之助陳項一呼海
內沸騰隕身於望夷繫頸於軹道事不師古二世而滅漢祖
聿興爰革斯弊分王子弟列建功臣錫之山川誓以帶礪而
矯枉過直土地封疆踰越往古始則韓彭蒞醢次則吳楚稱
亂然雖克滅權逼猶足維翰王畿及成哀之後宗藩陵替新
莽乘隙移鼎竊位光武雄畧慷慨下國遂能除凶靜亂復禹
配天休祉咸於兩京鼎祚隆于四百宗支之力可得而言魏
武忘經國之宏規行忌刻之小數功臣無立錐之地子弟君
不使之入徒分茅社遺傳虛爵本根無所庇廕遂乃三葉而
亡有晉思改覆車復隆磐石或出擁旄節莅嶽牧之榮入踐

台階居端揆之重然而付託失所授任乖方政令不恒賞罰
斯濫或有才而不任或無罪而見誅朝為伊周夕為莽卓机
權失於上禍亂作於下楚趙諸王相仍構釁徒興晉陽之甲
竟匪勤王之師為身擇利無心憂國遂使昭陽興廢有甚奕
碁乘輿幽繫更同羗里胡羯陵侮宗廟丘墟良可悲也夫為
國之有藩翰猶濟川之有舟楫安危成敗義實相資舟楫具
完波濤不足稱其險藩翰式固禍亂何以成其階向使八王
之中一藩繫賴如梁王之禦大敵若朱虛之除大憝則外寇
焉敢憑陵內難奚由竊發縱今天子暗劣明臣奢放雖或顛
沛未至土崩何以言之琅琊譬彼諸王權輕眾寡度長絜

不可同年。遂能匹馬濟江。奄有吳會。重存宗社。百有餘年。雖曰天時。抑亦人事。豈如趙倫。齊罔之輩。河間東海之徒。家國俱亡。身名並滅。善惡之數。此非其效歟。西晉之政亂朝危。雖由時主。然而煽其風。速其禍者。咎在八王。故叙而論之。總爲其傳云耳。

汝南王亮。宣帝第四子也。武帝卽位。時宗室殷盛。不相統攝。乃以亮爲宗師。使訓導觀察。有不遵禮法。小者訓戒。大者奏聞。爲太尉錄尚書事。及武帝寢疾。楊駿出亮鎮許昌。未發而帝復有詔留亮。委以後事。楊駿聞之。從中書監索詔收之。帝崩。駿欲誅亮。亮問計于廷尉何勗。勗曰。今朝廷皆歸心于公。

公何不討人而懼爲人所討。說亮率所領入廢駿。亮不能用。夜馳赴許昌。及駿誅。以亮爲太宰。錄尚書事。與太保衛瓘共掌朝政。誅駿論功。亮封賞過差。欲以苟悅衆心。由是失望。楚王瑋有勲而好立威。亮欲奪其兵權。瑋承賈后旨。誣亮與瓘謀廢立。矯詔遣其長史公孫宏。與積弩將軍李肇。夜以兵圍之。亮曰。吾無二心。何至於是。若有詔書。其可見乎。宏等攻之。長史劉準曰。此必奸謀。府中俊父如林。猶可盡力距戰。弗聽。遂爲肇所執。亮歎曰。我之忠心。可破示天下也。兵人坐亮於車下。將及日中。無敢害者。瑋出令曰。能斬亮者。賞布千匹。遂爲亂兵所殺。及瑋誅。追復爵位。謚曰文成。

楚王瑋武帝第五子也。爲衛將軍，楊駿之誅瑋，少年果銳，多立威刑，朝廷忌之。汝南王亮，太傅衛瓘，建議使之國。瑋甚忿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並無行。亮瓘將收之，盛宏因積弩將軍李肇，譖亮瓘於賈后。瑋不知也。后使惠帝爲詔曰：「太宰大保欲謀廢立，王宜宣詔，屯官諸門，廢二公。」夜使黃門賈以授瑋。瑋欲復奏黃門曰：「事恐漏泄，非密詔本意也。」瑋遂勒本軍收亮瓘，殺之。岐盛說瑋可因兵勢誅賈模郭彰，以匡正王室。瑋猶豫未決。會天明，帝用張華計，遣殿中將軍王官賈驪虞幡麾衆曰：「楚王矯詔，衆皆釋杖而走。」瑋左右無人，惟一奴年十四，駕牛車將赴秦王東。帝遺謁者詔瑋還營，執之下廷。

尉詔以瑋矯制害二公，又欲誅滅朝臣，謀圖不軌，遂斬之。時年二十一。其日大風雷雨，瑋臨死，出懷中青紙詔，流涕以示監刑尚書劉頌曰：「受詔而行，今更爲罪，託體先帝，受枉如此，幸見申列，頌亦歔歔不能仰視。」公孫宏岐盛並夷三族。瑋開濟好施，得衆心，百姓爲之立祠。賈后先惡瓘亮，又忌瑋，故以計相次誅之。永寧元年，追贈驃騎將軍，謚曰隱。趙王倫宣帝第九子也。拜車騎將軍，深交賈郭，諂事中宮。爲賈后所親信，求錄尚書。張華裴頠固執不可，又求尚書令。裴頠復不許，愍懷太子廢，使倫領右軍將軍，時左衛督司馬雅及常從督許超嘗給事東宮，傷太子無罪，與殿中中郎士猗

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乃說倫嬖人孫秀秀言於倫倫納之事將起秀知太子聰明若還東宮已必不得志乃更說倫稍緩之而微泄其謀使謚黨聞之因勸謚等害太子以絕衆望太子既遇害趙雅辭疾秀復結右衛飲飛督閭和期四月三日丙夜一籌鳴鼓爲應至期矯詔勅三部司馬曰中官與賈謚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汝等皆當從命賜爵關內侯不從誅三族於是衆皆從之倫遂矯詔開門夜入陳兵道南遺翊軍校尉齊王冏將百人排闥而入華林令駱休爲內應迎帝幸東堂遂廢賈后爲庶人幽之於建始殿收賈午趙粲等付暴室考覓收捕賈謚等詔尙書以廢后事召中書監

侍中黃門侍郎入坐皆夜入殿執張華裴頴等於殿前殺之尙書疑詔有詐郎師景露版奏請手詔倫以爲沮衆斬之以徇明日倫坐端門屯兵北向遣尙書和郁持節送賈庶人於金墉誅中護軍趙浚等內外群官多黜免倫矯詔自爲大都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一依宣文輔魏故事諸子封王孫秀等皆封大郡並據兵權文武官封侯者數千人百官總已以聽於倫倫素庸下受制於秀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秀既執機衡遂恣奸謀多殺忠良衛尉石崇黃門郎潘岳與秀有嫌並見誅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倫秀驕僭內懷不平秀亦深忌之出冏鎮許奪允護軍允起兵討倫敗死倫加九錫倫無學

不知書而秀狡黠小才貪淫昧利所共立事者皆邪佞之徒
惟競榮利無深謀遠畧子荂等輕薄鄙戾互相憎毀秀子會
形貌短陋奴僕下人爲射聲校尉尙帝女河東公主公主母
喪未期便納聘禮倫秀並惑巫鬼聽妖邪之說秀使牙門趙
奉許爲宣帝神語命倫早入西宮又言宣帝於北芒爲趙王
佐助於是別立宣帝廟於芒山秀部分諸軍布置腹心使散
騎常侍義陽王威兼侍中出納詔命矯作禪詔使使持節尙
書令滿奮僕射崔隨爲副禪位於倫倫僞讓不受諸王公卿
士咸稱符瑞以勸進倫乃許之其夜使通事令史張林等屯
守諸門義陽王威黃門令駱休逼奪天子璽綬夜漏未盡內

外百官以乘輿法駕迎倫惠帝乘雲母車鹵簿數百人自華
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尙書和郁散騎常侍琅琊王睿中書侍
郎陸機從到城下而反使省事張衡衛常實幽之也倫從兵
五千人入自端門登太極殿僭卽帝位大赦改元建始在職
者皆封侯以世子荂爲太子孫秀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將軍
儀同三司諸黨皆登卿將列大封奴卒廝役皆加爵位每朝
會貂蟬盈坐時人諺曰貂不足狗尾續以私惠取悅人情府
庫之儲不充於賜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有白版之侯百姓
皆知其不終秀住文帝爲相國時所居外府事無巨細必諮
而後行倫詔令秀輒改革有所與奪自書青紙爲詔朝行夕

改百官轉易如流。齊王冏、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起兵討倫。檄至倫，秀大懼，遣其將孫輔率兵七千，自延壽關出。張泓率九千人，自罅坂關出。司馬雅率八千人，自成臯關出。以距義師。使楊珍晝夜詣宣帝別廟祈請，言宣帝謝陛下，某日當破賊。拜道士胡沃為太平將軍，以招福佑。自義兵之起，百官將士咸欲誅倫。秀不敢出省，及聞河北軍敗，憂懣不知所為。義陽王威勸秀至尚書省，與入坐議征戰之備，使京城四品以下子弟年十五以上，皆詣司隸，從倫出戰。內外諸軍欲劫殺之，秀走還下舍。諸軍既敗，許超、士猗等與秀謀，或欲收餘卒出戰，或欲焚燒宮室，誅殺不附己者。挾倫南就孫旂、孟觀等。

或欲乘船東走入海，計未決。左衛將軍王輿反之，率營兵七百餘人，自南掖門入，三部司馬為應於內。輿攻秀，秀閉中書南門，輿與族兵登墻燒屋。秀及超、猗走出，左衛將軍趙泉斬秀等，以狗輿使將士，以大戟守省閤。入坐，皆入殿中，坐東除樹下。使倫為詔曰：吾為孫秀等所誤，以怒三王，今已誅秀，其迎太上復位，吾歸老於農畝。傳詔以騶虞幡，勅將士解兵。黃門、將軍倫及羣等還汶陽里第，以甲士數千迎天子於金墉。百姓咸稱萬歲。帝自端門入升殿，送倫等付金墉城。梁王彤表倫父子凶逆，宜伏誅。百官會議於朝堂，如彤表，遣尚書袁敞持節賜倫死，飲以金屑苦酒。倫慚，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子羣

等皆誅死、倫所用百官皆斥免、臺省府衛僅有存者、自兵興六十餘日、攻戰殺害將十萬人、凡與倫爲逆者、皆斬於東市、王興以功免死、後謀殺罔被誅、齊王罔、獻王攸之子也、少稱仁惠、好振施、有父風、初攸有疾、武帝不信、遣太醫診候、皆言無病、及攸薨、帝往臨喪、罔號踊、訴父病爲醫所誣、詔卽誅醫、由是見稱、元康中、領左軍將軍、趙王倫密與相結、廢賈后、轉游擊將軍、罔以位不滿意、有恨色、孫秀出罔鎮許昌、倫篡位、遷鎮東、大將軍欲以寵安之、罔因衆心怨望、遂與豫州刺史何勗等起兵、罔檄淮南刺史鄒隆舉義、隆以諸子侄並在洛陽、欲坐觀成敗、主簿趙誘說隆

曰、趙王篡逆、海內所病、今義兵颺起、其敗必矣、爲使君計、莫若自將精兵、徑赴許昌、上策也、不然、遣猛將將兵會盟、亦中策也、若遣小軍、隨形助勝、下策耳、隆曰、我無所偏助、正欲保州而已、誘曰、事機不斷、變難將作、州亦不可保也、隆不從、叅軍王邃殺之、罔遣使告成都河間常山新野四王、移檄天下、罔屯陽翟、倫遣其將閻和出堯坂、罔會成都軍攻和、大破之、及王興廢、倫惠帝反正、罔討平賊黨、率衆入洛、頓軍、通章署甲士數十萬、旌旗器械之盛、震於京都、天子就拜大司馬、加九錫之命、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罔居攸故宮、置掾屬四十人、

大築第館北取五穀市南門諸署毀壞廬舍以百數使大匠
營制與西宮等鑿千秋門墻以通西閣後房施鐘懸前庭舞
八佾沉于酒色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勅三臺選舉不均惟
寵親昵以何勗領中領軍封葛旟爲牟平公路秀小黃公衛
毅陰平公劉真安鄉公韓泰封丘公號曰五公委以心膂殿
中御史桓豹奏事不先經冏府卽考竟之於是朝廷側目海
內失望主簿王豹屢有箴規罔殺之驕恣日甚前賊曹屬孫
惠上諫曰自永熙以來十有一載人不見德惟戮是聞公族
構篡奪之禍骨肉遭梟夷之刑王公被囚檻之困妃主有離
絕之哀歷觀前代國家之禍至親之亂未有今日之甚者也

天下所以不去晉者主無嚴酷之暴朝無殘烈之政武帝餘
恩獻王遺愛尙結人心今明公建絕代之勲而不爲高世之
讓天下惑之長沙成都魯衛之密國之近親與明公計功受
賞尙不自先今公宜崇周召之德邁臧札之風崇親推近功
遂身退委萬機於二王命方嶽於群后垂拱青徐之域高枕
營丘之藩鐘鼎不足以銘高金石不足以奏美姬文不得備
聖於前太伯不得獨賢於後明公若忘亢極之悔忽窮高之
凶棄五嶽之安居累卵之危外以權勢受疑內以機務損神
雖游高臺之上處重仞之間其危亡可憂甚於淵谷群下竦
戰莫之敢言惠以衰亡餘生甘矢石之禍赴大王之義脫禍

冠胄從戎于許功無可記待罪初服屈原放斥心存南郢樂
 毅適趙志戀北燕况惠受恩偏蒙識養雖復蹙違情隆二臣
 是以披露血誠冒昧干迕義讓功成退就鉄鎖惠之死賢於
 生也罔不納亦不加罪翊車校尉李含奔河間王顒詐云受
 密詔使顒誅罔顒遂表請誅罔罔大懼會首條謀之司徒王
 戎司空東海王越說罔委權崇讓葛旃怒曰議者可斬也長
 沙王又承河間王顒檄徑入宮發兵攻罔府罔遣董又陳兵
 宮西又放火燒諸觀閣及千秋神武門罔使黃門令王湖盜
 騶虞幡唱云長沙王又矯詔又稱大司馬罔謀反助者誅三
 族城內大戰飛矢雨集火光屬天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群

臣死者相枕明日罔敗又擒罔至殿前帝念罔有興復功惻
 然欲活之又叱左右促牽出斬之暴尸於西明亭幽其三子
 於金墉諸黨屬皆夷三族罔故掾屬荀闔表乞殯葬許之永
 興初詔以罔前勲不宜堙沒乃赦其三子還第謚曰武閔
 長沙王又武帝第六子也楚王瑋誅二公又守東掖門及騶
 虞幡出又投弓流涕曰楚王受詔安知其非瑋既誅又以母
 弟貶為常山王之國三王舉義又率兵應之至洛領左軍將
 軍復本國又見齊王罔專權與成都王穎拜陵謂穎曰天下
 者先帝之業也王宜維之及河間王顒將誅罔傳檄以又為
 內主罔遣其將董艾襲又又將左右百餘人手斫車隱露乘

馳赴宮、閉諸門、奉天子與罔相攻、起火燒罔、府連戰三日、罔敗、斬之、誅諸黨與二千餘人、顯本以又弱罔、強冀、又爲罔所擒、然後以又爲辭、與成都王討之、因廢帝立、成都王已爲宰相、耑制天下、而又殺罔、其計不果、乃使侍中馮蒸、河南尹李含、中書令卞粹、襲又、誅之、顯遂與頴同伐京都、頴遣刺客圖又、左常侍王矩侍直、見容色動、遂殺之、詔又爲大都督、以距顯、自八月至十月、朝議以又、頴兄弟可以釋解、乃使中書令王衍、光祿勳石陋說頴、令與又分陝而居、頴不從、又前後破頴軍、斬獲六七萬人、戰久糧乏、雖疲弊、將士同心、皆願效死、而又奉上之禮、未有虧失、張方以爲未可剋、欲還長安、而

東海王越恐又不敵、潛與殿中將收又送金墉城、又表曰、陛下及臣朝事、臣小心忠孝、神祇所鑒、諸王承謬、卒衆見責、朝臣無正、各慮私困、收臣別省、送臣幽宮、臣不惜軀命、但念大晉衰微、枝黨欲庸、陛下狐及、若身死國寧、亦臣之願、但恐快四人之志、無益於陛下耳、殿中左右恨又功垂成而敗、謀劫出之、越大懼、黃門郎潘滔勸越密告張方、方遣部將郅輔勒其三千、就金墉收又、至營、灸而殺之、又冤痛之聲、達於左右、三軍莫不爲之垂涕、時年二十八、殯於城東、官屬莫敢往、故掾劉佑獨送之、步持喪車、悲號斷紀、哀感路人、張方以其義士不之問也、謚曰厲懷帝、以又子碩嗣。

成都王穎武帝第十六子也拜車騎將軍賈謐嘗與皇太子博爭道穎呵謐曰皇太子國之諸君賈謐何得無禮謐出穎鎮鄴趙王倫之篡也齊王冏舉義穎發兵應冏以盧志爲左長史鄭琰爲右長史和演爲司馬趙驥等爲前鋒羽檄所及莫不嚮應至朝歌衆二十餘萬敗倫將士猗於温穎遂過河乘勝長驅左將軍王輿殺孫秀幽趙王倫迎天子反正及穎入都誅倫冏始率衆入洛自以首建大謀遂擅威權穎營于太學及入朝天子親勞焉穎拜謝曰此大司馬冏之勲臣無預焉見訖卽辭出遂歸鄴遣信與冏別冏大驚馳出送穎至七里澗及之穎住車言別不及時事惟以太妃疾苦形於顏

色百姓觀者莫不傾心至鄴詔加九錫進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加黃鉞錄尙書事穎讓九錫表論興義功臣盧志等皆封公侯又表稱大司馬前在陽翟與強賊相持既久百姓剝瘼乞運河北米以賑飢人又造棺制衣收葬黃橋温縣戰亡士卒立都祭堂刊石立碑紀其赴義之功仍表其門閭穎形美而神昏不知書然器性敦厚委事於志故得成其美焉及齊王冏驕侈無禮衆望歸之詔遣侍中馮孫喻穎入輔政穎嬖人孟玖不欲還洛又程太妃愛戀鄴都以此久不決義募將士旣久留鄴咸怨曠思歸或有輒去者穎知不可留因遣之及冏敗穎懸執朝政事無巨細皆就鄴諮之恃功驕

奢百度弛廢甚於罔時。穎憚長沙王又在內，遂與河間王頊表請誅后父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嵩等。檄又使就第，乃以陸機爲都督，與頊將張方伐京師。穎進屯河南，阻清水爲壘，造浮橋以通河北，以大木函盛石沉之，以繫橋，名曰石驚陸機。戰敗，穎斬之，進攻京城，入之，復旋鎮于鄴，增封二十郡，拜丞相。河間王頊表穎宜爲儲副，遂廢太子，立穎爲皇太弟，丞相如故，乘輿服御皆遷於鄴。表罷宿衛兵，屬相府，更以王官宿衛，僭侈日甚，有無君之心。委任孟玖等，大失衆望。穎將討長沙王，又參軍邵續諫曰：「續聞兄弟如左右手，今明公當天、下之敵而欲去一手乎？」穎不納。永興初，左衛將軍陳豨殿中

中郎遂苞及長沙故將上官巳等奉大駕討穎，馳檄四方，赴者雲集。軍次安陽，衆十餘萬，鄴中震懼。穎會其衆，問計東安王繇曰：「天子親征，宜罷甲縞素，出迎請罪，非司馬蕩混參軍崔曠勸穎距戰，穎遣將軍石超率衆五萬，次於蕩淫，眇二弟匡規自鄴赴王師，云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超衆奄至，王師敗績，矢及乘輿，侍中嵇紹死於帝側，左右皆奔散，棄天子於藁中。超遂奉帝幸鄴，穎改元建武，害東安王繇，署置百官，殺生自巳，立郊於鄴南，平北將軍王浚、寧北將軍東廡公騰、殺穎所置幽州刺史和演，與烏丸、羯未襲穎。穎遣幽州刺史王斌距浚，爲羯未所敗。鄴中大震，士十分散。穎懼，將帳下

數十騎擁天子與中書監盧志單騎走洛陽朱追至朝歌不及而還河間王顥遣張方率甲卒二萬救顥至洛方挾帝擁顥歸於長安顥廢顥歸藩以豫章王爲皇太弟顥旣廢河北思之鄴中故將公師藩汲桑等起兵以迎顥衆情翕然顥復拜顥鎮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給兵千人鎮鄴顥至洛而東海王越率衆迎大駕所在蜂起顥自洛陽奔關中值大駕還洛顥趣武關出新野帝詔鎮南將軍劉弘收捕顥顥棄母妻與二子普廓渡河赴曰歌收合故將士數百人欲就公師藩頓丘太守焉昌執顥送鄴范陽王虓幽之屬虓薨虓長史劉輿慮爲後患僞令人爲臺使稱詔夜賜顥死顥望守者

田徽曰范陽王亡乎徽曰不知顥曰我自放逐於今三年身體手足未嘗洗沐取數斗湯來其二子號泣顥勅人將去乃散髮東首卧命徽縊之時年二十八二子亦死鄴中哀之河間王顥安平獻王孚孫也元康初爲平西將軍鎮關中石函之制非親親不得都督關中顥於諸王爲疎特以賢舉及趙王倫篡位齊王冏謀討之前安西參軍夏侯奭合衆數千人以應冏遣信要顥顥遣河間人張方討擒奭斬之及冏徵至顥執冏使送之於倫倫徵兵於顥顥遣方率衆赴之方至華陰顥聞二王兵盛乃追方軍廼以應二王兵至潼關而倫秀已誅天子反正方率衆還進位太肚顥長史李含入爲翊

史紀 卷之八十四
軍校尉與罔參軍皇甫商有憾奔顓詭稱受密詔伐罔因說
顓曰成都王至親有大功還藩甚得衆心齊王越親而專執
威權朝廷側目今檄長沙王令討齊使先聞於齊齊必誅長
沙因傳檄以加齊罪則罔可擒也既去齊立成都除逼建親
以安社稷大勲也顓便發兵遣使邀成都王穎以含爲都督
率軍次於新安去洛百二十里檄長沙王又討罔及罔敗顓
以含爲河南尹使與馮蓀等濟圖又皇甫商以告又誅含
等顓聞含死起兵以討商爲名使張方爲都督領精卒七萬
向洛商距戰而潰方進攻西明門入之又奉帝討方於城內
方軍望見乘輿而退方止之不得遂大敗方退壁於十三里

橋人情挫衄衆勸方夜遯方曰利鈍用兵之常貴因敗以爲
成耳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乃夜潛進逼洛
城七里於馱水橋西爲營築壘數重外引廩穀又新捷不以
爲意聞方壘成乃出戰敗績及又死方大掠洛中西還長安
詔以顓爲太宰大都督雍州牧顓廢皇太子覃立成都王穎
爲太弟改年大赦左衛將軍陳眕奉天子伐穎顓遣方率兵
二萬救鄴方屯洛陽及穎挾天子歸洛方帥萬餘騎衛帝而
進見帝將拜帝下車自止之方欲須天子出因劫西遷乃請
帝謁廟帝不許方遂引兵入殿帝見兵至避之竹林中軍人
引帝出方於馬上稽首曰胡賊縱逸宿衛單少陛下幸臣壘

臣當捍禦致死無二軍人亂入宮閣爭割流蘇武帳爲馬棧劫掠府庫帝至長安顓選置百官以方錄尚書事領京兆太守東海王越以張方劫遷車駕天下怨憤起兵徐州西迎天子范陽王虓應之關中大懼方謂顓曰方所領猶有十餘萬衆奉送大駕還洛宮使成都王穎公留鎮關中可以少安顓恐事難濟不許越遣人說顓令送帝還都與顓分陝而居顓欲從之而方不可顓乃遣成都王穎總統樓表等軍據河橋以距越范陽王虓遣鮮卑騎襲河橋褒西走追騎至新安死者不可勝數顓遣方率步騎十萬距之初方從山東來甚微賤長安富人郅輔厚相供給及貴以輔爲帳下督顓參軍

畢垣河間冠族爲方所侮忿而說顓曰張方久屯霸上聞山東賊盛盤桓不進宜防之且云郅輔具知其謀顓因使召輔垣迎說輔曰張方欲反人謂卿知之王若問卿何辭以對輔驚曰實不聞方反奈何垣曰王若問卿但言爾爾不然禍必及輔旣入顓曰張方反卿知之乎輔曰爾顓曰遣卿取之可乎又曰爾顓於是使輔送書於方因殺之輔旣昵於方帶刀而入守閤者不疑因火下發函便斬方顓以輔爲安定太守送首於越冀東軍可罷及聞方死更爭入關顓悔之又殺輔遣刁默守潼關東軍破默入關顓懼遣馬瞻於霸水禦之瞻敗走顓單馬逃於太白山東軍入長安大駕旋以梁柳爲鎮

西將軍守關中馬瞻詐降殺梁柳與始平太守梁邁迎顓於南山弘農太守裴廡起義討顓斬瞻東海王越遣督護麋晃伐顓顓將牽秀距晃晃斬秀顓保城自守永嘉初詔以顓爲司徒顓就徵南陽王模遣將梁臣於新安扼殺之并其三子東海王越高密王泰之子也少有令名謙虛持布衣之操爲中外所宗拜司空領中書監成都王穎攻長沙王乂於洛陽諸將疲於戰守密與左衛將軍朱默逼越爲主夜收乂殺之帝征鄴以越爲大都督六軍敗越奔下邳徐州都督東平王楸不納越還東海中尉劉洽勸越起兵楸懼以州與越越領徐州都督守相朝士多赴越而河間王顓挾天子詔罷越就

國越稱迎奉大駕還舊都率甲卒三萬進屯陽武山東兵盛關中大懼顓斬送張方首求和尋變計距越越率諸侯及鮮卑入關迎惠帝反洛陽詔越以太傅錄尙書懷帝卽位委政於越吏部郎周穆越姑子也與諸葛玖說越行伊霍之舉越叱左右斬之罪止其身因表除三族之法帝始親萬機留心庶事越不悅求歸藩帝不許越遂出鎮許昌長史潘滔說越曰兗州天下樞要公宜自牧乃轉苟晞爲青州刺史由是與晞有隙越自許遷於鄆城恐清河王暉終爲儲副矯詔收付金墉城害之王彌入許越遣司馬王斌率甲士五千人入衛京都越還洛陽以太學爲府疑朝臣貳已乃誣帝舅王延等

爲亂率甲士三千入宮收延等殺之中書令繆播及弟太僕卿亂盡忠於國帝委以心膂越懼爲已害以兵入宮執播等於帝側帝歎曰奸臣賊子無世無之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哀哉起執播手涕泗歔歔不能自禁越遂害之朝野憤惋咸曰善人國之紀也而加虐焉其能終乎又以頃興事多由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由是出者畧盡乃以其將何倫爲右衛將軍王景爲左衛將軍領兵數百人宿衛越自誅王延等大失衆望又殺散騎侍郎高韜旣多猜嫌內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且鎮集兗豫以援京師帝曰今逆虜侵逼郊畿王室蠢蠢莫有固志公豈可遠

出對曰臣率衆擊賊勢必滅之若端坐京輦恐釁弊日滋遂行留妃裴氏世子毗及龍驤將軍李暉等守衛京都表以行臺隨軍率甲士四萬東屯于項詔加九錫越傳檄四方徵兵皆不至而苟晞又表討越越以豫州刺史馮嵩爲司馬自領豫州牧端擅威權朝賢素望選爲佐吏名將勁卒充於已府而公私罄乏所在寇亂州郡攜貳上下崩離遂憂懼成疾永嘉五年卒於項秘不發喪以襄陽王範爲大將軍統其衆還葬東海石勒追及於苦縣將軍錢端戰死勒以騎圍其衆而射之相踐如山王公士庶死者數十萬勒命焚越柩曰此人亂天下吾爲天下報之朝野歸罪於越詔貶越爲縣王何倫

李暉聞越死，祕不發喪，奉妃裴氏及毗出自京邑。從者領城，所經暴掠，至洧倉，又爲勒所敗。毗及三十六王俱沒於賊。李暉奔廣宗，何倫走下邳。裴妃爲人所畧，賣於吳氏。大興中，得渡江，表請招魂葬越。元帝詔有司議。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設冢椁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廟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還，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於崇廟寢廟，祔祭非一處，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祭於墓，胡非神之所處也。今亂形神之別，錯廟墓之宜，違禮莫大於此。於是下詔不許。

解系

陶璜傳另解系

解系，字少連，濟南人。父修，封梁鄒侯。系及二弟結育，並清身潔已，甚得聲譽。荀勗嘗謂系曰：我與先使君親厚，系曰：公若與先君厚，往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勗大慚，爲雍州刺史，揚烈將軍。會氏羌叛，與趙王倫討之。倫信用孫秀，與系爭軍事，更相表奏。朝廷知系守正，召倫還。系表殺秀，以謝氏羌時結爲御史中丞，議秀罪應誅，不許。及賈后誅，倫秀以宿憾，收系兄弟。梁王彤救之，倫怒曰：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以系兄弟故也。此而可忍，孰不可忍。遂殺系結，并少弟尚書郎育，結女適裴氏。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旣若此，我何活爲。亦坐死。朝廷遂議革舊制，女不從坐。

史紀卷之八十四
由結女始也後俱追贈改葬弔祭焉

閻鼎

閻鼎字台臣天水人爲東海王越參軍行豫州刺史事遭母喪於密縣鳩聚西州流人數千欲還鄉里值京師失守秦王出奔密司空荀藩等在密縣建立行臺司徒左長史劉疇爲塲主僉以鼎有才用且握強衆假鼎冠軍將軍豫州刺史鼎少有大志因西土人思歸欲立功鄉里乃曰山東非王霸處不如關中適河陽令傅暢遺鼎書勸奉秦王過洛陽謁拜山陵徑據長安綏合夷晉興起義衆雪社稷之恥鼎得書便欲詣洛流人謂北道近河懼有抄截欲南自武關向長安而藩

疇等皆山東人不願西入並逃散鼎追藩等不及遂奉秦王行抵上洛爲山賊所襲殺百餘人率餘衆西至藍田時劉曜向長安雍州刺史賈疋大敗之曜中流矢走還平陽疋追之至於甘泉遣人奉迎秦王遂至長安與大司馬南陽王保京兆尹梁綜等同心推戴立王爲皇太子登壇告天立社稷宗以鼎爲太子詹事總攝百揆梁綜與鼎爭權鼎殺之鼎首建大謀始平太守麴允撫夷護軍索綝害其功馮翊太守梁緯北地太守梁肅皆綜母弟綝之姻也謀誅鼎鼎出奔雍爲氏竇首所殺賈疋亦爲仇家所害

